



繪園第十三目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攫金鬼

瞽人遇靈鬼

沒頭鬼

醫遇鬼

看戲鬼

鬼擊道士

鬼籠

牛鬼變鬼



百歲骷髏

鬼足代薪

討替鬼一

討替鬼二

討替鬼三

討替鬼四

討替鬼五

討替鬼六

討替鬼七

寄渡鬼

呼雞鬼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過鬼

竹林窺鬼

痘鬼

鬼相語

堯源澗過鬼

甘夫人墓女妖

洞庭詩鬼

鬼登臺

膠唐鬼

閩中鬼使

楓橋鬼使

鬼變化

孤山女妖

焦家橋女鬼

陳湖女妖

鬼招飲

梅廣文遇落水鬼

華別駕耳中鬼

鬼生朝奉

張王府基三鬼

醉人兩遇鬼

鬼買棺

避煞遇鬼

靈山庵鬼燈

鬼磨漿

鬼產收生

趁鬼船

黃花舍人

繪園第十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里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曆中客于靖江朱鴻臚宅、其家數聞鬼嘯之聲、或在檐下、或出樹頭、備極作耗、一日嘉玉晝臥齋舍、矇矓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群、尺許短人、自庭中四面而來、有老者、少者、長髯髯者、跛而行者、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取架上雙陸圍棊壺矢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

嘉玉于隔幃中覩視分明歷歷可數心甚疑怪不能
得眠乃伺便開幃舉所以枕擲之即踉蹌散入庭中
黑煙滿地斯須而滅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
寢燈猶未滅見群魅又來携燈褰幃而謂嘉玉曰吾
屬鬼戲何與君事乃舉枕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
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從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
在床見兩阜衣人移其堂中烏皮几二張置于牀後
捧出羹飯數盤酒三四罌盛飴斟羹羅列几上諦視
其馘一盤黑羊脯也少頃掾曹書佐先至又少頃見
一人著絳衣烏幘一人著阜衣革帶並長數丈腰大
十圍相向南面而立阜衣讓朱衣居左舖飯與異生
人頭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器亦將行嘉玉于
隔幃便呼止之曰適來是何鬼物豈非土地城隍之
神乎將朱氏之祖先耶願留姓名書佐搖手而去忽
焉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
院未幾鴻臚與嘉玉相繼而殂

攬金鬼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為中常侍幸于先朝因以
為後中原偉貌美鬢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
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游東渡錢塘過紹興至
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
之費悉出已貲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雖齋黃白

然不妄為人談。一日山陰王僉臬某知之，逼其下山。僉臬僻好鑪火，稍積餘財，即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左右運鎗釜鑊器數重于室中，強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垂成矣，其夜忽有多人闖然打門，連聲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村頭捕魚郎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奇形鬼狀，鬼物擁繞，數百擊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絕矣。僉臬俯伏床下，不敢動，但見鼎中白雪爛然，光焰燭地，羣鬼周遭圍守，先命兩三持器出河邊取水，數灌沃之，爭劫藥銀入腰纏內。

鬼惟喜用猶好
之若法人可知矣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啾啾而已。良久乃滅，僉臬賦性纖嗇，因貪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攫金鬼，饕餮若此，其甚也。

替人遇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恚成疾，兩目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顧，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卿能如我所教，日持兩竹筴坐湧金門外，為人占候，所獲當不貲矣。我日所須亦不過奠器酒

食然非鄉揖而祭之不成享也。替人改意而還，悉如鬼教。遂設帳開肆，此鬼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輒驗，鄉里皆驚。旬日之間，卜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十有二年，鬼一朝告別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住。鄉家笑竟寂然。替人既無所憑，依遂不復作卜師。

沒頭鬼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禱登在無錫城中談公子志伊家夜讌，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眠熟。五更起，同秦氏諸郎納涼于庭。忽聞街上呵殿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遇官僚節導過，潛于門隙窺之。遙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衛從者百

餘人由大街而出西門，皆沒頭鬼也。獨乘車人朱衣金幘，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顧大駭。亟整棹還吳門。明年甲寅倭亂，毘陵一郡殘破，死于兵刃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說如此。

醫遇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楚不可忍。延吳中某醫士療之，其病常發，已而復痊。厚贈醫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岸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搥袂切齒。粹醫士髮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具，皆汝之過也。今訴帝得理，并逮汝矣。眾中留一小鬼于船語

曰汝當速殺老奴。小鬼便跳入匠士口中。匠士冥然仆地。移時方蘇。遂呼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瘡再發。遂不寐。

看戲鬼

近年間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鬼見作人形。巾帽衰束。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從約百餘人。開筵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賽神晝夜如沸。群鬼便台使般演。第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定席。叙賓主。禮畢。首席者點演琵琶。眾皆稱善。唱羣伶以享賞。遂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

饒祝英臺。買臘脂。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羣伶厭苦。相顧驚疑。演如此長戲。天不肯明。得非遇鬼乎。因出其鑼擊之。鏘然一聲。陰風歛起。向來主客侍從。都無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餽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楸之屬。乃在人家一墳堂屋中。群伶交唾于壁而出。

鬼擊道士

萬曆己酉春。再直人家。設放齋口法食。其僧有邪念。既召群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撓亂作耗。現身如生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壁隙中窺之。聽其声音。啾如小鳥。齊声共念阿彌陀佛。身金色。苦惱子。買却猶

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鐘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效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群鬼悉退含笑遲明謝主人登舟忽見岸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猙獰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便向道士攔抵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乎言訖共舉手擗其頰道士神癡歸病三日而止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畢急歸中途逢一

人擔兩竹籠子行諦聽其中吻：有聲若鴨雖然逼而啟視則皆二、三寸僕僥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佃人族人咸在焉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此曹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疫死之所籠者實其生鬼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佃人如某者吾乳母之子平居皆甚無大惡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至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予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子居間將蔑棄之乎置籠于肩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事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

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族人與焉。但人與乳
母之子皆既危而復起。獨黃氏一門二百七十餘口
不罹于疫。州牧九鼎記其事。

牛鬼變鬼

江陰縣張鵬屠牛為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
外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幸在汝家。明
日萬勿聽信人言殺我。時鵬夫婦所夢略同。早起急
命勿殺家人已縛之于地矣。述其夢，並以為妖。安鵬
重利人也，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便下跪于地，兩淚
雙流，卒殺之。是日向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鬼身
如牛形，衝突其胸。鵬連聲叫苦，遂仆地。婦昇入就榻。

覺四肢百骸，鍼鋒交刺，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百歲骷髏

亡友沈流勳家于婁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為業者。昔
年夏月，至陽城湖鄉索逋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垂
暮，蹒跚之際，屢蹶仆地，起立未定，忽聞草中有呼其
姓者曰：老沈，老沈，何為日暮独行？以我相隨作伴，可
乎？勳怪視之，四顧無人，惟于沙岬見顱骨一具而已。
勳知此骨所為，遂奔右足，踢棄溝中，唾之而去。其夜
宿于徐氏書館，第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
踐溺，辯色尚早，欲就寢，忽遇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
詬罵勳曰：我百歲骷髏也，思藉君之精靈以成變化。

乃忍瘡我于溝中令君不得入城矣。勲大恸哀祈之。老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不得少停。即引勲向西。偕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約可大半日許了不異。平生行處，近望婁關，隱隱在目，愈馳愈遠，而不到。遇一村人家，皆閉門，無可憇脚處。久之，上一高大石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為接待寺矣。乃循橋而下，就視之，大闕，廣殿煥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非接待寺也。遂突入焉。但覩人烟湊集，踵接肩摩，或三五成叢，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歿男女大小，餘人見勲至，悄無言語，面面相視而已。勲直前下拜之。蹤跡婁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勲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問蘇州路耶。即便送出，勲心益惶遽，始悟所至非人間。因知所措，既馳出，復登橋遙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經過甚多。婦人指謂勲曰：此世間行惡人也。勲問曰：善人何在？婦人令勲迴顧，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兒，求多追荐，且言不知如何發遣也。言訖，便將勲推墮于橋下，欻然驚寤，汗淚交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具告主人，為設果饋酒飯，束藁為舟，載至其地，祀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不可得矣。還語新死婦人家，依言追荐，勲後不二年而病亡。

鬼足代薪

松江張潑山通判赴任温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既入界未入城數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疲極思憩驛遞尚遙俄而見燈光隱隱若有人家煙火既至命左右先窺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楮拙一少婦甚美篝燈繚繚還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田家借宿一夕其家况無男子天晚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欣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來獻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灶

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從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齊聲號呼之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纍纍數塚而已江陰李詡曾記其事

討替鬼一

龍陽舒學憲必達家故貧其母懷妊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擲榆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曰且慢却伊有舒布政在腹中恐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開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岸邊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為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

門密告其姑戒爾後勿令到江邊來未久果生必遠
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世廟登
極一夕夢黃龍降于庭口吐大珠上隱有舒必
達三字覺而異之明日蒞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宰臣
對言先朝有之物且久矣上即命追贈舒必達為
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矣

討替鬼二

萬曆四年宣城沈秀才懋學以秋賦入金陵僦居秦
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中元夜月色如畫四顧
闐然忽聞渚次作拍浮聲如人下浴狀少頃一人隔
岸呼曰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

日有一帶鉄盧人來替我也秀才于牕隙窺之問者
荅者悉在水中皆蠹髮髀形鬼也大怪之至明日初
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頂鉢盞于首將下水洗之秀
才凭欄叱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如
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状元喝住今
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
丁丑状元及第声采大振授官翰林修譔歲餘謝病
還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叔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鬼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寺
寺西有野水一潭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

隨家僮數聞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潭上所居鄰人亦常于夏月遙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同學諸兒泅戲為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塾出門十餘步便遣家僮先歸竟自脫衣履于岸側從容赴水而死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溺死急救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虛矣後百戶痛其子從方士招魂歸對曰兒之水府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胥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盜賊船上兵士常見米肆

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直欲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惟謹一日衆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相撈拯其屍乃宛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士土神廟祝夜聞鬼聲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極溺者見一少年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往候

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襖墮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伺良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嘉爾一念之善赦爾為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更深夜靜常見一黑色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護如是歲餘甲了不為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

此与聊齋所載
王六郎事略似

過此某擠入水中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矣至明夜其鬼復來甲訝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采曰適婦人有娠吾安忍殺其子毋寧遲兩日可也又隔數夕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為放釋孕婦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為常熟東鄉一村坊中土地越明日便蒞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為廟祝用兩竹筥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遜謝便留設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政見眾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卒眾便留為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神告曰嘻汝

獲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編錢作埒乎命運漸衰可
速歸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矣明日
卜便不驗其人挾貨潛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閭門外有女墳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者有捕
魚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岬側與相酬詒曰君
是善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
後有丹陽販豬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便往託生矣
後兩日復來告曰此人竟不出無計可殺當是時
陽莫未盡耳更兩日有宜與人過此擠之某即托生
去也如期果有宜與人過溺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

別且囑曰某去後君不宜于此處捕魚恐遭罔兩侵
凌請從此逝矣言訖遂絕捕魚人感悟即棄漁業出
家為道人募化千金造橋三成因名度生三說頗略
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鬼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薪橋少恃膽智充縣門游徼萬
曆丙申夏間夜半從盤門外捕賊歸行至孫家菜園
去家只隔一小河矣水不甚深席便褰裳而涉時月
色微明忽見岬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插呼乞
寄渡席便應曰要我負汝去必着力攀好慎無妄動
動則跌下水也婦便依言而登席即解腰纏緊縛其

婦于背行至半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極毅叱曰何得如此我下水矣婦見其辞色俱厲寂不敢動已而抵岸解腰纏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挿紙花一朵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蹤跡其地杳然聲響相傳以孫家菜園是吳太宰伯詒故宅基地至今尚多女妖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呼雞鬼

萬曆初蘇州胥門內西察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畜雞數頭為東鄰所攘乃寃其婦竊食捶掠備至婦不能明其夕雞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迤而遠悠々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

口中忽作祝雞聲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雞鬼竊效以相戲無他也

鬼哭

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為余說

路鬼

吳縣東洞庭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密藏金六餅于床下四郎旅次病劇告其同伴曰某有六餅金藏床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已而四郎病瘥不死仍合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吳徑詣其家附魂于婢向婦作靈語曰我即而夫金

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質本並付同伴收訖我苦
無衣食游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鏹昔嘗埋于床
下既行忘道此金故應在卿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
兼為多製新衣與我着也婦大驚便移床發金果六
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奔家悲慟椎結招魂陳設
靈儀于堂俄又託夢于婦曰吾困辱窮泉飢餓已久
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燒之婦聞
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暮見四郎結
束行李而還入門顧視靈筵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為
鬼也恍惚立藏四郎乃隔壁為婦具陳本末婦遂出
見方知妖魅所為萬曆己亥年余乘洞庭船游渚宮

長年孫老話其鄰家事如此與搜神記所載費季相
類若非親履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住周武狀元坊家事靈鬼龕其像于屋角
中日夕祭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
憑其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餒死我亦幸如之何詰朝
歲除君于申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
載厚鏹過君之門君求而得可以富矣窮子喜甚尔
日敬如鬼教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得忽見比
鄰一巨室方延巫祝賽神畢僕御捧出金銀大錠數
盤以草荐之舉火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

入窮子之門乃具錢也黃白燦然悉紙所造窮子方
悟鬼之相戲為入殿龕像自是甘心翳桑不復事鬼
矣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
酒色常夜從城西過曠野見一女即翠袖紅妝資質
妍冶相俛而行昌國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
手自休：菴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予昌
國送之入門見室中甚闇未及取火殷勤送別：時
相約既獲邂逅望君時：來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
不及叩其姓名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

息其處見昨宵所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妓應曰
此中無人近寄一女郎棺亦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
所遇者鬼也然而想憶如癡每形夢寐歲餘病疫而
亡

竹林冤鬼

處州樊侍御猷可自言其少為諸生時父封公甚嚴
每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遇正月朔侍御隨拜家廟
失課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對
曰夜來一夢甚奇起晏不覓廢業問作何夢乎對曰
見夢具威儀道上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瀟灑
境甚幽雅前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

牒跪于道左云求相公洗冤見遽與收牒叱令兩司
伺候應聲而散遂覓封公聞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
言以飾罪過世上有不作文字官人糸罰十五杖族
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
中所遺之境其時果有二白衣婦自竹林出啣血齋
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訐其惡叔謀死夫主復欲賣
此二婦沉憤者十年往矣其人死之年月日時具在
牒中按之即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即批
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讞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
當年所夢立止大辟覆盆之冤自此雪矣無何侍御
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

外有皂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額聲命
停車訊之歛忽不見始悟是冤鬼也黃州牧九鼎親
見侍御說

蛇辯鬼冤

雲間張明府肇慶為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
牘有蛇蟠于案前吏胥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為
何人辯冤可入獄自取其人即遣吏隨之詣獄果至
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便呼與俱
出案上所視之牘即其事也細推訊鞠竟與冤鬼清
雪既而薄暮有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
是冤死者丁未年事

痘鬼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夙慧非凡壬子春
遇一惡鬼初因暗髻鬚見形如人散面赤髮偏身黑
色稍類世間粧塑魁星狀家人遂呼為魁星其孫始
見時大驚怖噉噫狼籍遺溺不止爾後漸狎玩與
之俱卧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親長君秋賦期
迫心疑魁星降臨卜吉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
喚魁星入書室來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定
蹤如是相徵逐者半年而長君下策後其孫抱痘竟
不起声跡始絕乃知惡鬼即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
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鬼相語

萬曆壬子蘇城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
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
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答云甚善因問甲
欲至何所答云欲至仙人墮追人言我亦欲至仙人
墮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物過人甲方悟其已死唾
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
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全行足矣
便共酬論皆田舍桑麻場圃之事良久霧雖未消天
已垂曉二追人欲辭甲先去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
幾為小鬼迷惑矣二追人云君謬耳我輩獨非鬼耶

佳伴同行山路不
善何隨去以謝之

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昨：有聲漸
微而滅甲頭面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袁景休言

涪源澗遇鬼

萬曆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
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
甲于北山桃源澗石上兩人携手對坐共叙別甲
話家事款款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
向暝笑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采荅云與某
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賂絮家事不覓歸邊鄰舍子大
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為人乎乙愕然言其狀
貌與服色真此公也心甚疑怖偕鄰舍子馳還推驗

果爾經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峽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
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即有數女郎出游美麗
非凡或着金泥帔子或着生白練衫或着丹繡襖襦
妖媚動人見者輒為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回塑玄君
像鎮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灣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言
人禍福亦驗俗呼為風流神鬼又自称終南山道人
與人飲酒相對酬酢詼諧謔浪無所不佳其詩曰自

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
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
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栖瞑烟一抹起
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衝倒景獨客仙客
看分明歲餘別去不知所向留青別札載其詩尚多

鬼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銀百萬為第三郎所覓萬曆
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巾朱明徐祥朱顯
等四人操蔑刀扼鴻臚喉幾斫憎取之僅得六百金
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
遂寢尋縱結巾遠遁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死之

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
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由是闔縣之人無不稱冤
蓋昌祚雖窮先極惡罪止沉姑况癸巳夏方參選都
門未嘗躬行弑逆鴻臚之事也先是鴻臚疾革三郎
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便絕名醫沈楠從樓窓下逃
歸西閣是日鴻臚白晝見明祥顯等三人並着鎖械
來至床前守之云郎君昔枉見殺訴天得理先取府
君鴻臚謝曰枉殺汝曹者名儒兒也何為罪我衆曰
郎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祿與命絕故先得
報其夕鴻臚死自爾後三郎每當月夕置酒層臺之
上與群姬會飲夜闌人靜籠月曖昧輒有沒頭鬼兩

兩三、各手擊其頭、攀臺而上、將廁中草糞、紛紛擲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夕鬼用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汝頭鬼且去、我當薦汝汝也、羣鬼遽于臺邊切齒作教、告大家云、莫笑濃汝頭鬼也、即君之頭、亦寄于頭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拆毀此臺、命偃師之流造五郎賢聖總管諸神為木偶、劾其眉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雖工頑雲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目擊斯異。

嚶嚶鬼

數年前嘉定縣嚶塘鎮有木工、從城還、行經塘上去。

家三四里未遠、天陰晦際、暮木工肩負一織一襪、中束縛斧、裾繫鑿之屬、忽二狀怪鬼、衣衫藍縷、踴躍追上、呼木工姓名、教甚微、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凡、佯為不應、俄而漸被追及、一鬼奪織、一鬼隨後、有似相助、亦工堅持、撒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奪、於是解襪中、亦具次第、斫擲前後二鬼、便共次第引手取去、手亦不傷、斧裾繫鑿之屬、無一存者、惟剩空襪、繩多斷絕、還欲來取、木工終不肯畏之、併力與鬪、不勝、却被擒胸相拖、渡嚶塘、頭面俱敗、衣衫並着泥淖、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散置岸側、且行且拾、都未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戚伯堅說。

閩中鬼使

嘉靖丙寅蘇城陸聱子張店于西閭門外安泊商旅
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閩中人約新
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
已絕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讎明日告於鄉里共發
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
皆若符篆不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
物衆皆大怪之遽歛結如故食頃見一小胡頭乘驢
而至約長三尺已來觀使者馬鞍在門突入店中問
吾主安在衆攔而出胡頭曰得非死乎衆聞其言又
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

日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謝曰誠如尊教闔門幸甚
遂止之于後小閤子中具酒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歲
日鄉里具白其事于官遣吏率伍伯檢看之胡頭
不許請以五日為期至第三歲日使者果魁謂店人
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衆妄開吾囊得無漏泄乎
店人翁媪亦惟有叩頭拜謝曰死罪而已頃之遣吏
復來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問其何為猝死
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實伏鄂都驅使因奉冥王
命追攝死者徧歷閩洛齊楚之間以至於斯耳令大
驚便問追攝此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人猶
未徃取蘇州止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為不錄

有姓名子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鎔、住北潼子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古、住齊門、親禮僧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寶林寺中、禮梁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着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耳、令亟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斧、拜辭而去、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大行、

楓橋鬼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潼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起步行入支硎山、祝釐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

人隨之、作伍伯粧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願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答往返、皆言里中止、攷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辭曰、吾欲入此人家、不得追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指、頗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冉冉而入、其黑如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時天向曉、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則此家已挂紙錢於門矣、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自此持齋為道、民諷經念佛、以終其身、子文綱親說

鬼變化

齊門外西匯上木行主人潘猷自言其十二歲時一日凌曉下鄉徵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踏着一老鼠啾：作聲聽之是鬼嘯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聲急趨逐之既及唾之鬼便渡河而去復變為羊鳴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曆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來孫某弱冠美夙調攜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荐秋菊處也時值秋夜暖月朦朧鄰鐘響斷兩生頗工吟

詠徘徊于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近清香襲衣啟扉伺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着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窈帷而入直抵寢所就床坐與聞呂温凉各擇其偶願諧伉儷着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目指聞生之姪謂曰終不然苗此黃口兒為我伴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笑言訖即先辭出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栖婉嬾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荅但執手曰非久相期慎勿泄于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

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歛爾而滅陰雲四垂淒風颯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覓窓戶軋然兩生股慄方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慙于心精投兔與死轉不寐明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香無行迹邂逅水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竊話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某不肯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怪共為戲款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衣曰前生之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祝秀才良柱與聞呂善而黃州牧九鼎又與水月善兩人具說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近其婦輕蕩喜淫穢殺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抽其領巾縊死之後即殯于北山下月餘矣里中有少年某甲容貌甚秀獨處于室此婦人白晝現形如人往就之狎甲徵其家安在曰卿常往來兒家乃佯推不認取甲說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粧梳鍼黹與人無異背燈繾綣妖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儷後為鄰妯取火逼視之問是某子姓娘子昔已死那得至此婦怒曰謂嫗是生人何為作如此問謂嫗是鬼那得白日入生人家鄰妯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

其夜婦人與甲叙別曰為閭巷所窺不可留矣妾暫
還終當與卿為歲寒之盟耳相與歡飲四鼓辭去還
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游獨處忽聞扣門甚急披
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問曰家在何處宵分
來此婦人偽泣而告曰兒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兄
嫂遂有言語相及斥逐于外欲暫寄留乙喜極擁之
入幃見其容姿韶令舉止綽約備極款昵踰于琴瑟
如此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
門忽見前鄰媪復突入舍中又數目婦人不已良久
婦人詭而罵曰媪老悖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鬼
話耶媪怪怖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啣臂而別同穴相

期乙愴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煙瞥然不
見心頗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
與鄰媪後先淪沒並此妖淫所為家弟提竊話于余

鬼招飲

萬曆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閭門外洞涇橋內役夫
錢忠入城至盤門新橋弄街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
忠既醉笑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亡過識
人周三捉忠臂相勞苦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
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拉
入酒肆中飲周曰敝居咫尺于郊外肯惠然偕往一
醉乎便掖之而去忠亦不覺出胥門相拖渡河西行

隨至一處皆高門廣舍棟梁華整似是大姓家但陰
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
至相與揖讓而坐奉杯使云好酒用拳作馬五角勝
負痛飲狂歌宵向分矣忠苦欲辞去三人便從座起
拾草積間瓦礫糞穢紛紜亂擲忠頰面俱被傷損
力捍拒連呼救命者三時籠月曖昧寂無人蹤偶有
圃人故是營中小校聽見荒墳內號叫以為盜也持
戟投火奔突而未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捽一人頭髮
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圃人與力大爭爾乃得解三鬼
於是捨去須臾聞在樹林中嗅恨非常圃人近前細
認乃即鄰黨錢忠蓬首垢面滿口污泥問其故具說
為諸鬼困辱事狀看所見屋宇處並高丘深塚一時
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溝中泥淖也

陳湖女妖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
八月十八日放舟掠陳湖而東投于顧氏莊客高家
莊客面黃少鬢鬚里人呼之為高太監生是夜宿其
堂西偏之書館携琴向牕下自彈之畢背灯于閣板
上而寢戶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婉媚婦人年可
二十許上衣生白練衫下束鸞黃裙子時月色甚皎
儼然相映婦人手中抱一金漆粧合子輒移燈置几
角從容縮髻挿簪作晚粧竟仍取櫛剔梳安放合子

內忽騰身就寢生初見其迴動輕飄有殊生人以被
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顧而笑曰郎害羞甚何無男子
氣乎兒須撲却燈來也急起吹滅解衣登牀生撫其
身甚柔膩亦不覺是妖魅便與交歡了無他異徵其
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人道久矣郎豈不知兒即
主人之妾二孃也纏綿至晚奄爾不見生甚猜疑乃
私于捧盥者曰宅中有二娘子是主人之妾耶捧盥
者曰君安得問此死魅往以中道其紛大家逼令自
縊死且五年矣時見形崇人夜來得無有佳遇乎
生大駭亟謝在客整舟而別癸丑十月廿一日邦威
自言于嚴邵武座上

梅廣文遇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
深人靜便起行橋上如着木屨聲看則滅去萬曆丙
午冬府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性理錯惑如有
憑焉一夕感衣冠而出向東疾馳廬見灶莽並跡其
後轉近磚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
來也衆視寂然轉盼之間瞥焉不見廣文直走橋西
赴河死矣計府季至橋相去三里許初陌曲折先不認
識而竟走溺于此豈非鬼為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耳中鬼

梁溪華別駕善繼博古嗜奇詩才清靡與弟善述齊

名中歲後聞善談仙鬼從方士鍊樟柳神戲學耳報術後悔不肯竟季為此鬼鑽入耳中耳遂以聾終其身不能聽

鬼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姓身婦人死停棺殯宮未葬未屋此婦人

既滿十月腹內兒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飼兒如此積時餅師夜開櫃數錢中常雜冥紙一片在焉怪疑婦人是鬼候其復來取錢另置仍與餅迨暮視其錢化為冥紙矣明日至與餅訖隨跡其後都不見門巷但有殯屋漸聞小兒啼聲轉近婦人奄然而沒于是還集等輩同往驗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

近梨園有賣
僅乾一齣頗
以類

生脚後坐一孩子是活者餅殘尚未尽也共相惋悵抱歸肆中月餘有少年來肆寄坐見兒狀貌問故餅師具說本末少年驚曰此是亡妻殯宮也呼其兒之便撲入懷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旅呼之為鬼生朝奉矣

張王府墓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墓偽周齊雲樓故址也墓東西皆敗垣積潦天陰月晦怪魅往往而出萬曆甲寅四月夏候橋役夫金乙夜行逢鬼先問乙是誰乙曰我乃人也還問汝為誰鬼誑之言我亦人耳乙時已醉見其寡髮敝衣叱曰人甚可憎鬼大恐便裂目吐

舌牽乙袂去共入壞坎中乙恃力與相鬪鬼便搥臂
毆之鬼下拳其勢極重乙還以拳三其脇竟甚輕頗
似煙氣乙乃罵曰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
實非人聊相戲耳乙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偏
擊我鬼曰卿為我少助耶乃伸手招引須臾缺墻下
復走出兩女鬼來助前鬼毆乙投擲瓦礫力勢更猛
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
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汝何足憂也言訖不
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烟步未十數依稀
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疾走出街西少
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使之子秀才

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宅乙呼救且急管遂正言呵叱
鬼稍退避管問乙曰鬼安在矣乙曰去矣于是命二
蒼頭挾之婦乃許來日戌時辦食荐度向晨遣視乙
尚冥然如中惡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為具酒炙
置橋側燭紙錢與之食頃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過鬼

蘇城葉甲因過盤門婦家迎婦不歸設食飲醉極夜
而還遇一姝麗婦人年可二十許抱三歲孩子同路
前行甲驚悅持其燈忽先忽後微挑之曰夜深矣何
為徒行婦人曰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乎婦
人默然便共狎暱媚言交至相謔而過吳縣西橋後

名馬蟻窠已是二鼓忽見兩皂隸手持文書繩索貌甚雄异叱去抱兒婦人呼甲而語之曰此是崇人妖鬼何恋之哉甲惶惧不知所措兩皂隸曰適有公事過北城無火鄉持燈送我去當得酒食今宵不露窠也甲醉思歸未許諾兩皂隸張目攘袂遮不聽走扶甲兩腋逕曳將去桃花塢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至留甲于門而入曰願少踟躇甲疲極便蹶然而睡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髮少年出投水盜紙錢于門見甲語曰尔非賊乎家有老公新死有何相奉而中夜守伺為也甲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城隍廟前始悟兩皂隸是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洋有編戶謝甲為人美鬚鬣而行多不謹萬曆癸丑春三月一家長幼連甲十一口悉病疫甲死妻孥相續而亡計塲者九人矣止存二老嫗呻吟在床中外宗姪入其門問疾者並見兩疫鬼朱髮青面齒如劍戟踞立于門左右各一震怖狼狽却走所遇無不染疾而死于是經月閉戶枕屍狼藉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魂直立出沙頭鎮上坐于凶肆與僧人對共計較解下腰纏展開大小銀錠共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棺九口別存半錠握置掌中餘銀結束于腰如故俄

喚船戶朱大郎將所買棺逐一舁入船中安置皆畢
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裏到一處門臨清溪宅
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問是謝家即便舁入
吾先沿岬而行矣因出握中金半錠露示大郎且云
崔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憂也大郎依言載去既到新
洋村裏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美箭推驗謝
家一：無差焉但悄不聞有聲響心謂可怪用測所
由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卧內滿地死屍寂
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髯謝甲買棺
鎮上者亦與其數焉諦視之腰纏如故握金半錠宛
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歷東西二廂就看徐聞人應吾西老嫗臥病
在此客何為者叩其主人翁媪死已一月矣大郎是
持長齋人高声念佛而出：則遇見前兩疫鬼隱身
于壁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
害人命無數尚不去耶言已兩疫鬼倏然遂滅大郎
自料棺無着落乃捨其船前走村中徧話于人尋求
謝氏之婦兄表戚某：輩相與登此殮此九人而二
老嫗者時亦能強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發其屋棟
藏鏹二千餘金驗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
沙頭鎮矣沙頭人喧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
陳竟生沈公繩共附載朱大郎船親聽其說

避煞遇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館于所親家婦病危殆家人報婦其夜坐牀頭伴宗亮忽見病婦面倚枕上突長丈餘驚集老少看須臾漸縮小呼其婦醒都無所知婦亦少時而止停數日俗忌避煞宗亮飯畢便詣合田訪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值悵然良久行百餘步遇一古廟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寄棺一口俄見棺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齊屋棟宗亮大怖急俯身作禮謂曰鬼欲橫相害乎立如故若無他意請滅其形鬼于是蹲踞而坐時方盛夏鬼乃袖中出一畫紗扇子搖動自如向宗亮哆口而笑了不見異宗亮遽走出廟行又數里到新橋踐溺溪邊俄又見溪上無數皂衣小兒其形忽長忽短揶揄宗亮共拽其衣或拾草間糞穢來擲宗亮方為所困奄有青衣女郎手提一珠紅合子青繩纏縛來助宗亮共驅諸小兒諸小兒各散為黑煙而滅宗亮頭面傷損衣服被污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與偶坐橋上解開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餠餠子之屬適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初不疑其非類也然又不敢遽食一一納諸袖中女郎笑曰措大郎君不啻珍異將懷歸餉其婦乎宗亮亦笑而應之往反數十語女郎穢言狎至直前抱持宗亮身如烟

霧宗亮方大駭，異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里門，逡巡解散。既去，聞詬罵之聲不絕，出袖中果食視之，並是楓楸栝梓葉也。病數日方起。汪大儒說。

靈山庵鬼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上有報德庵，是丞相李善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僧徒作蘭盆佛事，設放餒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數。並見鬼燈數千百點，熒然作青綠色，自遠而近，即之漸去，避之復來，積年如此。有人撲得一燈，乃是一莖枯稻草，莫詳其所由變化也。

鬼磨漿

萬曆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客作橫，嘗因收市租錢，不得致賣漿夫婦二人共斃。屋遂無敢復賃，或寄宿，輒多遇祟，扃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獨步門外，忽聞空屋中窸窣聲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漿夫婦二人方共推磨。漿悟其死也，惶遽却去，集衆視之，都不見，未幾感疾而殂。

鬼產收生

萬曆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收生婦王氏，姑媳二人，在家將寢，忽聞近岸有擺船聲，逡巡叩門，至急云：喚收生，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上，詰主人姓，是舊族吳氏，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

婦坐蓐年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
留姑媳共食贈錢而出天際晚矣回視都不見夜所
經處但有雙墳拱木二人徧身青泥手文血污摸袖
皆得紙錢

趣鬼船

萬曆己亥九月蘇州許墅閩隸人馬敬住昏門外朝
出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閩忽有艇子攏岸呼敬共
行詰之答是同伴陳牌敬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
董公橋舊名便橋而進遙望燈燭光是小姓家燕五
郎陳牌先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酒餚一席
二人偶坐道邊舖餚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

一老公出頭在下足向上若筮豕然敬大駭俄聞內
啼哭声有若新死迴顧水傍人與艇子都無見矣忙
挈酒甕食器送還其家見一群細弱方村尸啼哭爭
唾敬為盜露其膏符示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
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召孔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
族曰金閭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
愛插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鄉是死耶曰某
年十五而夭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
若人間伉儷也眾乞下壇詩曰憶黃郎嘗贈小曲每

句以想殺恁起。余亦有荅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
擁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
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牕風雨清明候，忘不
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遽求
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
入。曰：某吳兒，已作半天遊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
此。寂然無聲，竟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伽喜述其事。

獐園卷之十三終

獐園第十四目錄

妖孽

妖蛇一

妖蛇二

妖蛇三

數蛇四

妖蛇五

妖蛇六

妖蛇七

狐妖一

狐妖二

狐妖三

狐妖四

狐妖五

狐妖六

狐妖七

狐妖八

狐妖九

狐妖十

狐妖十一

狐妖十二

猿妖一

猿妖二

猿妖三

馬精

驢言

牛天錫

豕妖一

豕妖二

雞怪

鼠窠

黃鼠精

蚕化為美女

黃楊一官人

項家帳

帚精

拍板精

完魔一

完魔二

完魔三

妖術一

妖術二

妖術三

妖術四

石妖一

石妖二

石妖三

石馬

金銀精

床下狗

雞雉鼠

海嘯

画墻

袖掌化魚

紅沙煞

土煞
水上花

獮園第十四目錄終

獮園第十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妖孽

妖蛇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綠衣女子浣
紗渚次御史目之噴：不已憑于車軾朗吟蘇長公
詞曰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
枕上有頃聞排戶之聲見一女郎衣深綠衫子姿形
妖麗令人魂蕩問其來求薦枕席御史端相宛然遂
中所遇者喜不自勝便令滅燭共展綢繆比曉復去

爾後夜：皆至情好轉篤然腥臊之氣逆人鼻不可
近左右皆聞之惟御史不知也於是俟其夜至悉持
器械伏戶外跡而捕之乃一小綠蛇因共斃焉御史
大怖困病數月幾死王徵君言

妖蛇二

廬陵蕭椿擢萬曆壬辰進士策官至右叅政自言其
家妖怪頗多奇變不測初營造宮室不知其地故是
妖蛇穴也先一夕叅政侍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
人白帕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
宅中累世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叅政驚寤以白
封公趨披衣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

既就寢復夢如初于是叅政又趨披衣起而家奴已
擊殺一白頸青蛇死矣救之無及捷奴至百其夕太
夫人夢蛇索命因病于床叅政乃為蛇立廟後園以
香火事之淫祀與妖孽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
叅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
光怪叅政亦以斃蛇事心生疑悻議欲移居西第擇
日而入宅忽有大蚺蝶當門廣如車輪衆合手撲去
復變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中堂有群鼠數百
魚貫而出口嚼瓦片紛紜擲人滅獲男女輩頭面悉
被損壞各：環視莫敢近前驚顧之間已失鼠所在
叅政之妹晨起方索澡盆洗沐地下驀湧出一人頭

如五斗栲栳大瞑目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時孩子
福兒見之驚叫疾走逡巡福兒之頭亦漲大與屋脊
高為棟為礙久之聞棟上作墮塌聲又有二碩鼠墜
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為二瓦自相鬪擊而
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
人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
曝茶鼓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眾老少
雜坐簇談偶語見太夫人至齊聲合掌梵唄急走下
樓呼家人集眾往擒都止所見周視四旁扁鑰甚固
幕然塵壞而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檢理衣篋總啟
篋出衣陡然火起篋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

救都不見有火衣亦無損恭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
座上言盡如吾家狡幻可著點鬼簿矣後丙午歲由
左叅署浙中臬政在杭城廉察院中適鞠冤獄不理
遂得病二將劇強起據案捉筆修遺書付家人白晝
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眼動瞬可憎立于床前
伸手捉住其筆二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曆間西蜀某縣公解中教生奇怪身如獸目如電
拉羅屏障撥亂文章千變萬化累年不息令入解見
怪輒怖死後矣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由此縮符其地
者相約不入解僦民間空宅安置解遂荒最後一令

年少而有膽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來使治
故辭以居左右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廨妖便來戲
于前稍進為燕寢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事中俄
然人立而行頭觸平脊之上矣令心雖怪若為弗見
復入臥內逡巡不覺自身已化為蛇左右亦驚視曰
明府為蛇顧眇之間蛇令形軀漸長大反倍于妖
堂不能容左右皆震倒伏地尋復縮短忽而短又忽
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不惶懼踊久之蛇復還
為令身如故眾驚始定然令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
如此甚數人知其妖未已也初令着衣冠入廨後止
見身不見衣冠有時止見衣冠而不見身左右移床

臥之多人看守又時見衣衾終不見令家人號叫計
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具威儀入令
廨就床問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而已中突
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自為文以告于城隍之神
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反至夜寂然吏明日晨
起向神案前拈香見衣冠中蠕蠕而動謹伺之忽伸
出一手長三尺餘徧掌生毛鰲黑可駭復作殷求紙
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為仇陷盜往令不
察即日與盜俱死啣冤訴上帝之不之報魂無所依
遂往託于蛇胎拋辭為祟後先殺二令併汝將三謹
狀寫畢倏被縮入驗無見矣吏馳報監司監司駭以

為神鈴下忽傳解中已復令真形于床恍如夢魘于
是監司再詣問之神猶不足都無所記怪從是絕士
子十月邵武太守嚴激說此

妖蛇四

吳縣亦瀆有載石船行至跨塘路八里許矣忽見船
中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纈昂頭欲起
舡人將擊殺之有從旁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
暫停舡伺之時畊夫數人散置簦笠于田中荷鋤勤
墾其蛇便騰入一簦笠之下眾畊夫不見也逡巡間
黑風暴起驟雨從東南來畊夫各馳取簦笠見一人
臥至蛇所大驚蛇便直前搏噬將此人咽喉嚙斷血

流滂沛踏地立死于是眾畊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
猝被逸去不知其所在焉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冤
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
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其說如此今石舡之蛇隨至
七八里外卒斷其人之喉以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妖蛇五

烏程縣御達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右鄉舉甚有名
稱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迫矣宵
分忽寤大呼指痛號叫之声異常封公驚起遽命人
輩取火來視既至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牀下
昂頭入被嚙定中指不肯放人輩沸騰奔覓器械將

擊之沈曰是冤對不可殺也乃為誓以祝于蛇曰某
多生劫中定有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趣延
沙門轉經皈懺遂汝于錢唐中雲與騰霧而去後今
以後凡所累積悉歸于汝敢忘不死之恩作此語已
蛇便收頭良久徐云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此指已
兩孔相貫若錐刺然于是馳召弄蛇人至使療之蛇
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半已下
再三捋之捺及百會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椹
子汗須臾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
喜曰無憂矣但即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須
更望也沈遂不入闈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

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策沈公感
悟冤對之理慚悔無及堅行善事戒殺放生踰大堦
至今康強過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焉管珍秀才
所述

妖蛇六

蘇州昌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
治埴為業萬曆甲寅春因臥息下榻上見一小綠蛇
緣壁而起蜿蜒枕席間驀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
又落腸中矣須臾覺臟腑為其咬食盤旋屈曲漸
周于支節痛極踏地殆不能忍然是物出入無定時
或從口中或從耳鼻王亦不知竟也諸匠莫能療之

有人視者皆曰此冤業所為其家遂延沙門頂礼梁
皇懺三已蛇竟安作黃鼠郎數頭復來徵逐纏擾如
故王素不信罪福報應之說自是改心白法寄宿招
提至今不敢舍于家錢允治說

妖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郎傑過鉛于廟就地下溺見有棄
紙溺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棄紙傑
問故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棄紙何得
有蛇豈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
就地拾置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遺一青錦鞞
囊故拾之出視溺痕尚濕又有碎跡是竹杖所撥處
中藏銀指環一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
嘆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舍人批
貢未遇時嘗為人解運至京自言任一中貴家其家
有高臺每夜更深月上貢戴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
取髑髏戴其首望月而拜：數百下畢夜半後便變
為好婦形或美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來往屋
角雞栖間徑捷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
如黑犬音如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
人出入多為所絆了不之異晝則潛匿夜則縱橫性

嗜婦人室女經血、京師民家平日開門、棄惡穢于溝
中、爭來噉、人不可見之、其成精魅、蓋以此而南方不
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鸕、豈
虛語哉、

狐妖二

北京椿樹街、相近西角頭、有故緹帥朱希孝空宅
子、窮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為野狐所據、世廟時、楚
人李薊擢第、後需次謁選、從緹帥假居、帥曰、某非為
先輩、新但此宅素凶、狐魅之物、群聚其下、自來無人
居也、薊固請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聞兩廡間切切
私語、逡巡又聞悉窅人行、薊瞻顧、次見東頭小弄

中有二十餘人出、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鬚鬢者、美姿
容者、悉戴平頂帽、衣皂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列拜
于庭下、薊心知是狐屬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
家在數千里外、羈栖于此、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
乎、衆應聲曰、願服役即君、何敢相害、薊奉寒素、方資
行李、由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驅使、並得其力、敏給
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辦耳、居歲餘、薊就教補
吳中郡博、出都之日、冰囊塵甑、羣狐劇百金贈、裘又
遺綵纈錦繡、所費甚多、牽衣大慟而別、李亦為之泣
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緹帥家、見之

狐妖三

北京安福衙門魯家有狐狸聚其室中晝則出游不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具皆其奔走日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衣飾及老少肥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桌呼盧喝采與人無別善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奔子功名事不言云此大事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聲在帳中出亦復與人寂寒暄其師即所云天狐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數從諸公往問壬子春南還為余述焉

狐妖四

近有京北^韋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子未及第前欲娶

燕姬為妾適聞洛中許舉人新絃未續將聘椿樹衙衙朱家宅中某太_二之女有國色資裝富盛韋心艷之私于媒氏云為某諧此絲蘿當厚贈媒云許家娘子止過娶為繼室即君何所用此韋偽云某未婚正須媼作撮合山也媒利其啗便諾之去方久還言太太甚喜設席以待韋遂具二十金為羔鴈之禮修刺往謁既至層廊曲室經歷數重迺達中堂房館靚深花竹紛列所設屏障皆奇石古畫及幙毯茵馮之類潔而不華真舊家之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人亦自內出叩頭傳語云太_二方饋面次面亦未燥

冀郎君少淹韋益心動久之微聞珮環声太一出矣
可稱五十許人粧飾淡雅舉止可觀韋望而敬之再
三陳謝茶至叙溫涼果便問韋業何經韋荅以周易
因與韋講易咸卦一章頗通大義頃之又談春秋熟
如注水韋舌喋莫能置對索韋扇頭詩吟賦一遍隨
口和韻立成五章命看衣取筆研劈五色絲牋題之
韋但俛首歎羨而已遂張譙留款酒釀珍怪果實豐
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事及天下
大計東指建夷西稱突厥詞氣高邁深有士風韋益
駭異罔測避席唯三乃曰秀才將來大貴宜留心時
事間暇頻來講求第慮微居卑隘不可安上客寧有

間耶韋復遜謝而別但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徵
媒三喜入白復還即致太三之命曰此姻連小事既
辱郎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秦樓以待鳳簫声下耳
便議四百金行聘選吉未遂明日韋再過訪求一見
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出內中傳語于韋
云此後來過慎言與他少年俱也先是韋之鄉人某
公子強欲隨行易衣幘雜群厮中為彼所識耳韋後
發其事于倚葦不諧好逑尋再詣之不出見矣自是
絕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故朱家館吏
在呼訊之吏云此宅空久不曾有人住六並言太三
之說乃知老狐所為也韋恍然自失終不信其怪物

旬日後遂發大魅妖不勝德豈偶然於庚戌夏仲太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竊話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三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日客自外至修髯偉容自称是至親見君家質業旁落欲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訝後亦相安諸凡中外事務部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者三年每事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生第三子客曰此子生自應大其門戶吾無庸更留矣檢校倉廩什器之類簿籍并如算得所年子錢若干拜辭而去或云地近丘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

怪人穿狐屬也董太史其昌所說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與之語言頗清遠辯論亦博第云老年無依求一空室棲身無他混也宋氏容乏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卷而已此公平居但讀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日謂宋氏曰某有親昵在京師者乘潤已久將借華堂置酒邀會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敬奉酒貲不識可否宋氏許諾便請卜日為老公具饌客其日過午有僕馬車乘至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朱紫凡數十人笑談竟日情甚歡洽讌畢仍送出門

揖讓登車而去。問之市人都無所見。明日又設譙召
女客。亦有婦人數十。珠闌翠咽。香車載塗。問之市人
又都無所見。于是宋氏甚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
城隍廟。後之閔壯穆廟。最後又請于東嶽天齊王廟。
中每五鼓謁廟。則老公先在神前。喃喃祝告宋氏。噤
不能吐一辭。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
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
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徵逐宋氏而歸。由
是拉羅喧鬧。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婦叩頭遜
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後宋氏詣卜
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譴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

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季公說

狐妖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逢一麗人。自云喪夫。求寄載。饒
云。我方喪妻。可諧伉儷。遂令婦生三子。長為大將。次
亦偏裨。一日香車經過。往昔相逢處。亟命止之。潛行
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北狐。殪焉。

狐妖八

癸丑春杭州。猫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化為美少
年。迷惑往來。淫夫有獨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
見。輒引婦淫狎。日漸瘡瘠成病。乃知狐祟所為。

狐妖九

近年間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養狐成群其家多
為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畚袖短劍以伺一日
忽見有白狐一頭從藁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
公怒便抽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聲類小兒啼細而
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殷地矣老
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遽往
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具言誤殺之狀蓋狐魅所為
也鄰舍父母兄弟皆號叫縛取老公索命閭里亦
恚然不平趣令陳牒以訴于官二推鞠數回委無異
辭竟以死論遂收老公下獄積半年所矣此狐在家
墓于空中作靈語云主人本欲殺狐二今反殺主人

終能向狐祈請乎能則抱鄰兒還可出主人于獄也
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灵于我方
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懇
為屈伏老公笑曰身年六十七八大期將至殺人之
罪徃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妖魅求憐也老人既
不為動狐亦終不允後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
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
期從倚俟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逸出鄰舍孩子來死
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
自勝問兒向何適乎兒曰徃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
上飼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徃白于官二

大駭亟命伍伯發死兒棺中乃一死白犬也肉已蛆
腐臭不可近老公寃自爾得雪吳人戚伯堅北游親
覩其異歸而話于座人

狐妖十

蘇州許墅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詩萬曆中丹徒
令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跡時方秋暑舍于
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走寺門望見江中片舸鼓柁
而來既抵岸便任有美少年烏幘綠鞵瑪瑙長簪又
粧茉莉身衣白單紗恰茜紅練屐鞞而不履突入寺
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為
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涉旬僧曰某有淨室賃直

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耳承寵從旁相與贊成且
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冶游貴介之流噴
噴歎羨因問曰郎君自何而來家何處乎曰松陵承
寵曰松陵是吳江老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
相揖承寵先稱名氏少年曰某胡氏子即周家外甥
丈人先輩里閑非遙今夕何夕幸逢萍水賓主酬答
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結束囊篋安置皆
畢連聲呼舟子携花籃上來既至是全真所挂杖頭
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燦然上金百餘片堆積稠密亦
無鎖鑰承寵大驚曰如此得無有疎失之虞乎少年
笑曰任偷向天上去亦須捕來也便就籃中掣金一

片送僧為賃居之資秤之恰重三金其夜僧治具延
款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固讓乃坐宴笑之間玄談雅
論深有士風韻謔清歌兼傾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
迴酒醒展轉疑猜莫詳其為何等人矣明日少年便
作主人邀承寵與僧三四眾設饌珍饌海陸錯陳席
上共語神仙蛾眉之輩玄素養生之術應聲隨響無
所不佳問質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瑩篔簹索事
事皆能承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便誦唐人絕句百
餘章聽而忘倦酒半出囊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
水及他器玩種之精奇文玉駭犀羅列滿案承寵目
眩魂驚意其非常人亦不訝為他類也相聚經月餉

遺頗多少年常為花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
方解衣而寢鍵已下矣少年來別開閤迎前莫測其
入自說同伴已空不得停留言訖贈金二餅珍重殷
勤承寵媿不敢當眷戀移時有僮子耳語曰可行矣
遽辭去忽從牕而出承寵怪之心謂郎君何忽如此
適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悉緣上屋一之凌
虛遠逝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聞踐瓦之聲承
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一道士話及
嘆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奴十一

蘇州府前板梁巷汪徽州家磨麵經營有子入貨太

學萬曆乙巳、北京鄉試下策、道出淮陰市上、狎一美
婦人于逆旅、留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
與同嫵婉、至五更、倏失所在、及暮方回、了無踪跡、生
常微詰其情、怒而不言、三年如此、汪生病瘖甚矣、父
母移置佛寺中、不令家居、此婦人至夜、復變形為姣
男子、入與其室人寢處、既去、被有臊氣、方知是狐魅
所為、急迎道流、上章設醮、百方禁斬、終莫能制、後遇
異人、取所傳上真符、劔召之、忽聞甲仗聲、乃縛一狐
墜階下、搏顙乞命、異人杖而遣焉、不知所適、其家遂
寧貼、而貨業蕩然矣。

狐妖十二

吳江縣沈都憲季文弟人稱小沈三、官繇武科、歷官
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疏、見巨物
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輒穿入樹叢深
處、藪、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
見、沈心甚惡之、命營卒數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
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牀
前、旋轉不已、沈支戟抵之、其形漸、縮小、湏臾如毬
子如椀如拳、驚駭之間、已如蜣螂丸矣、亟呼左右掩
取此物、便從沈拊指末緣入臂、齧頃之、百骸九竅無
不貫刺、遍身躁擾、莫能禳除、忽一日、此物于腸中作
靈語曰、某天狐也、有小謫罪、巢于樹頭、修行今毀、我

巢矣不借將軍七尺之軀為巢無非圓滿行功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為文以詛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乎帝今命關壯繆來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魁焉肯助汝為虐哉及明果去沈竟體中輕爽頗異于常急救將吏陳兵仗于庭沈身自環甲胄而立大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雲際似數百人鼓噪声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殷血淋漓軍士謹呼相謂曰老魅死矣于是椎牛犒饗夜各散退沈既寢又復自聞腸中靈語如初怪而詰之

應曰天神所殪我者革囊耳野狐自有本來面目在豈得而尽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舍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如之何病免經年此物突從足拇指末宛轉而出自尔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祁大武說

猿奴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畊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父無遺悒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來告甲云我是尔家上世祖也生時慮子孫貧匱積金一窖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石板為志可亟發為封殖計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

乙丙夢亦如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諸婦曰：何惜小費，不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刲牲禱祭土神，以祈多獲。于是大具畚鍤，併力劬地，深至五尺許，果有石板。之下，漆棺在焉。甲疑金在棺中，因便破棺探視，終揭起，但見一白髯老翁，長丈餘，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眾各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為門戶作福耳，實無他惡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家中大小姓名，歷歷不誤。歎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至，乃爾許大也。眾不得已，遂羅拜為飲食起居如故。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罔敢慢者。一日

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夜足冷，非新婦伴宿，不得酣眠。莫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明言甚惡之。悉欲各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造焉，皆曰：山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逐之道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冠劍俱失，狼狽而歸。因相與謀，具牘遣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所此翁已知之矣。瞑目大詬而責曰：吾與尔為祖孫，奈何具詞訐我。豈畏米張法術，舉家匿謝，無有翁便于袖中擲出牘，藁紙墨宛然。且嘆曰：子孫不孝，吾不能久居于此矣。經數日，遇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老翁坐堂上，私謂主人曰：君家妖氣甚重，堂上坐者

非人、乃千歲白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日老翁神意悽然、中夜遁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二甲士怒馬疾馳、突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去。永嘉何白所談。

猿妖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中、居民張二郎、最狡獪、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家、潛繫一大紙炮于胡床脚、用長葉綫、隔壁穿過、既坐定、叙話方洽、密使人于內取火炷、綫裂聲如雷、光迸一室、術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數責主人輕薄、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

夜即逸去、莫知所適。

猿妖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曆乙酉春、忽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匹、堆積在地、甲妻無故得布大喜、昇店賣之、不孰何物也。爾後此女若神不足者、常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牕壁角、輕如飄風、來就之、偶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十匹、驗其家號、悉是閭門外徽商程氏、舖中物莫測、所由致也。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道流考占、不驗、反被料理、詈言狎至、店布亦漸漏失、皆本空矣。甲往揚州迎宋相公、善治鬼、到家焚符飛

篆追至新發潘宅子假山中捉出是老猿精也身毛
鮮白胸前猶挂綵繸香囊籠置東禪寺熾炭燻之其
心孔凝血如膏取與女服下穢水斗餘病愈至今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
寡獨處一室鄉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趨入幃
中臥午後復起總向瞑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
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
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
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
其婢淫焉陽道偉岸游騰如馬騾之形婢極力捍禦

不可卒為所私頃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聲
太息而已未幾孀婦復媿身生兒宛然人形而容狀
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之彼少年遂現形來罵問何
故殺弟采弟在產應平分所以殺者懼割其產也吾
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之何一日偶言于群從昆
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欲來家驅逐此怪會孀
婦生辰偽相慶賀計伺其便除之當日漸午孀婦急
趨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衆因破
其扉而闖入即命設讌于房婦遽蔽身于幃子姪移
席近床相次就床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淫
面目沾汚衣履杯盤狼籍臊臭異常各一狼狽而散

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于日午及午言夜京山李季公說

驢言

縉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日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声而言曰汝莫苦我欠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為更躑躅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使仆地死其夜翁病熱三日乃殂黃禹州言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有好奇女竊變形為美少年宵分月皎牕牖小開忽被

隱入閨房與其女百計誘狎誑云身是牛郎鄉乃織女共謫人間合為伉儷女輒信之遂隆情好明日執子婿禮事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滅獲有触忤之者怒云我是汝家東床嬌客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是互相設計陰召術士誦咒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毅縮入地發土細驗乃是老牛之膝骨久埋土中而出詐為人矣江陰碩山民吳汴親見其事

豕妖一

萬曆戊戌秋荊州江陵城外沙市僧賣豕豕數頭有洞庭山估客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半忽聞隔壁隱隱若數人聚語聲聒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

之其一日明年國家有事大軍當過此地矣其一日
西方用兵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困
耳其一日太平日子尚長但吾與鄉都不見矣其一
曰咄、今日輪是何人喫伊大刀去因相與愴然獻
款言未既客作咳嗽聲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驅豕
就屠乃悟隔壁是豬欄中夜刺、皆豕言也宿客悻
汗如雨走向主人言狀其明年己亥秋有播酋之亂
劉將軍豐都護諸將帥後先引兵過荊州勞攘積時
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海樵山人未敢深信後
過渚宮訊王老人與所聞適符按廣古今五行記載
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則豕語自

古有之矣或云豕北方畜也今無故而為禍殆有應
乎

豕妖二

萬曆癸丑六月長洲縣陽城湖玄珠村民夜夢家中
所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
且覓食撥草躁擾如故民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
日間一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虞館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觀察長子恭軍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
雞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
驚怖祈禳懺悔卜云是宅怪後遂徙居城西久之亦

無他禍

鼠竄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夜船來船中藏鼠數百頭
經夜賒擾不得眠遲明抵岬鼠奔如陣訊之隣舡皆
然余聞其說未信偶過閭門內立于扇行簷下見店
人爭取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由荅云被無錫
老鼠走來匣子幾被嚙盡今方去獲安寢矣推問不
虛並符傳語

黃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于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
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

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
聽經逐之則又與穴命塞其穴而旁更穿一穴出入
如故主人治藥弩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疾
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
主人索命僕從譁諫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
練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逐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
聲眾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簫鼓聲眾謂鼠中續耦
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蠶化為美女

遂昌王氏有孀居者頗以節著其家芥蚕數筐未及
眠倏忽不肯食悉作軒首欲立狀孀怪之適有微疴

頓臥遂經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為美女數十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端然並立。奔告親媼，共聚而觀。冉冉緣壁凌檐而去，莫敢跡之。後其家亦竟無他也。聞于其宗人黃州牧。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子，數見怪異。主人空而鑿之，醫士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向陳牽衣投臂，陳怒厲声叱之，奴即以頭戴其所馮。葉几繞室而行，冰荐之屬無故自移，取其葉囊中格子布之于地，交錯累積，悉如算者。陳因持挺逐之，若擊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樹老矣。徵無怪。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卧其下者，夜常聞山呼舞蹈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卧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二倒入壁角縫中，搜索寂然，不詳何怪。

國徽年堂記
五十四

近蘇城里中一家，有子角女子立後門，見賣花人過，呼曰：取花來！其人開篋，以蒲草像生花一對授之。女子曰：少待，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然無蹤。乃負篋而入，呼于室，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買花窮其跡，忽見厠壁角中豎一笞簾，已微笑宛然。二花插其上，乃知了角女子，即此物所為也。遂還錢立命，取火燔之。

拍板精

萬曆乙巳年間，蘇城船塢巷宋氏主人，差使赴京，家數有怪，空中常聞拍板聲，如人按曲狀，已而作吳語，聲甚清朗。因從人索食，其家搏食與之，取次食盡，搬

弄器物紛紜不止。隣嫗來看者，輒呼姓名，如是半年矣。一日，主人歸，具白其事，主人怒，持大棒亂擊之。女怪呼曰：我是汝家至親，何為捶我！明日與妻挈遠屋，搜桑俱無所見。因至壞壁角中，索得一敝拍板，其上黏飯粒猶在，遂命焚之，棄灰河中，爾後怪絕。

宅魘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年，每總眠，即魘，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魘，答云：眠去，輒夢有美麗女子裸形而來，荐枕綢繆，不覓失精而寤矣。如是者經歲，書生竟病瘠以死。主人心訝，以室為禍，命相宅者來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

形婦人燬火焚之、出血如縷、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君。

宅覽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鬪、家中減獲罕有、寧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樑、鑿破、得小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目形骸根相悉具、兩手各捩頭髮貫作對紐、遍齧青紫、傷血淋漓、方知匠氏行魘蠱之以禍人、不知所也、遂析薪焚之、棄灰河中、卒家貼然安好如故。

宅覽三

弘正間、吳下沈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瀆借主人船屋暫寄、栖泊眾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微覺有異、跡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猙獰可憎、急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家船屋、是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乎、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亦偶、私示之、遂與將歸、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達家、忽中惡而死、從是怪絕、亦聞于太原徵君。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達弟子江西段獨子使役鬼物
坐通變化段後不遵師教廣求媼路羅致貨財旁邑
有媼居少婦家富于藏姿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
已一日段携花籃竹簡過其門隔窓謂其婦曰吾嘗
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
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
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
酒食焚紙錢命媼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止
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
求歡好婦撤帷就焉比曉嗚咽而別一時叮嚀在世
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無益金銀是我儲之鄉莫吝惜多將擲置水
缺中取以資冥拔苦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
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錠次第投入凡投
數十錠莫不鏗然有聲撈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缺水
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所在奉家怪怖莫知其
然段既擅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
入長安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
勲戚家物也福達聞之損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
徒必罹天譴往嘗試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為財色所
迷宜其殞厥命哉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
人黃企石隣居黃所傳說

妖術二

江陰周岐鳳與岫頭錢指揮燁周旋甚厚而岐鳳淫
妖素善役字之法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燁家
燁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
入內索髻絲一縷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具
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
應頻呼不已自覓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焉因
奔告燁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
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繞口喃喃讀呪文燁
因厲声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逐出境外明年妖
術敗露世廟縣圖購募岐鳳亡命來投燁乃賦詩

^却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慟哭
而去潛窺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身何辭以
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鬱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
少游燁家具知委曲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呪文攝誘婦
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
叫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廂諧偶鄙志不能終
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禹
步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遇主人惶愧無地
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亡董太史其

昌說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繫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噬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井中總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噬死見者稱快亦董太史說

石炊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墻側有搥衣石一片

潔澤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程其上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綢繆累日時或髣髴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泄池子同舍同舍咸以為妖夜伺其至衣飄飄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倏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搥衣石上劍痕在焉便共剗搥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取火焚之血出如濡余嘗見一書載陽羨縣小吏吳龕于溪中見五色綵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為石亦能為婦人無不有矣

石妖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檐之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娑入袖夜歸取納床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惧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出示剖之得白璧為質色非常因獲厚

鏹

石妖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綱夜起如廁忽聞中庭人聲

異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便倚却庫門兩傍石柱諦聽其中相與語如人声頃刻不可解徐呼守門者同視之因令舉家共聽尋声只在石柱中晝則寂然數夜如此後忽絕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隧不知何墓石馬夜走入城中一夕監門持劍伺之總行至子城內被落其首怪跡遂絕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閭丘坊巷只有一石馬沉水此地遂為石馬淹淹水名也耆舊相傳坊中有娘墳建廟其上此石馬即墳前物一夕飲水于河為浣婦見而叱之遂止不

得返去娘。是宋徽宗妃子某氏為金冠追急投于
皆井以死。吳人憐之為卜地葬。因立廟祀。為張指揮
家住巷西。俗遂呼之曰石馬張。又閭門外普庵橋內
有壽山庵。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
民思鎮厭之。庵所由創始也。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顧叟者先貧嘗磨麵賣之一
日忽有兩人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
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斧借百錢還船直
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以兩人
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鈞然有聲叟大駭就
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即昇之以
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質季游太季遂為楊舍富
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
也

床下狗

萬曆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為兒娶婦總入門嘉禮
初畢忽見一白狗突走入床下舉家忙迫急取火環
視都無所見却後歲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後家
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床下突走出房跡之復
失歷觀古今犬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
伯堅在李雲杜楓橋舟中親說

雞雉鼠

萬曆戊申閩門炭橋下舡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雉兩
首一雞兩首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
子長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
助下者三不勝相持格鬪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
尚書坊下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
漲出一沙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二上堆積太
古老錢狼藉數萬居氏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
以衣襟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畫牆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蘇州閩門外下塘西冶坊濱沈
廷華儒醫故族家開米碓其堂屋後逼近內寢以山
牆一帶分隔中外牆故矣粉堊湮敗初有三足蟾蜍
一頭二三角三紅如珊瑚綠牆行走看人稠疊竟為
持去不知所向俄傾墻下地如裂狀走出數十人並
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
野服或垂白寡髮魚貫而進從廷華徵命紛紛相就
罵曰還我寶來群眾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
日其家新婦晨起梳妝出房忽見故牆上幻出五色
彩画宛然金碧山水一幅也大駭急走報其姑于時

親故無不來看明日換青綠山又明日換諸細巧人
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寫丹鳳朝陽一日一變繪
漆鮮明姻家吳太學看時適見有兩仙人坐樹下相
對圍棋朱逸人與客往觀適見有衣錦嬰兒抱少婦
衣裾而立時看人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
月其家迎羽流符咒多方不能治近來未委如何

袖掌化魚

萬曆十六年吳江縣二十八都書生馮涵載米向蘇
州山塘糶賣總入閭門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
生人掌鮮白帶血煖氣猶蒸馮怖恐不知所出遽納
諸袖心色雙壞復出閭門不索米價而還倉忙解纜

行至尹山塘忽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中潑刺跳
轉不已人輩合手掩取閉之下簍良久啟視乃一生
人髀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生以此發悸病狂對
人數噉糞穢旬月而殂嘉禾朱九成異其事叙之

紅沙煞

相傳民間嫁娶忌用紅沙日萬曆初吳興監察御史
顧爾行巡按順天時夜宿某驛亭下霧月朦朧更闌
人寂侍御微服出步于路傍忽見敗墻角中有一朱
衣人長可數十丈自帶已下皆不見傍徨其間左右
皆驚辟易走侍御從容正色而問曰卿為誰是魑魅
罔蝮之屬耶朱衣人俯躬言曰某非魑魅罔蝮乃紅

沙煞神也。前有娶婦者，至將不利之卒而過公，其災可免矣。言已倏然，遂滅俄頃間，遙望燈光隱隱，有鼓吹導從之聲，殷然統驛亭而去。侍御還檢篋中五行書，因取年曆校勘，其日果紅沙忌也。明晨傳教于外，一切嫁娶之家不得用紅沙日。侍御在王徵君席上自說如此。

土煞

無錫浦氏庚戌冬奉襄時犯三煞，昇棺者脚折指墮，登舟棺覆于水，復損四郎目。長洲丁氏考墓犯土煞，死者三十人。吳江沈進士家葬山犯雷煞，兄弟三人拜地不起而死。二事並忘年月。近城東陳秀才乙卯四月考墓犯太歲官符諸煞，午後迴舟爭道，舟人婦格鬪死閭門楊紙鋪。己亥年考墓得盤龍地形，誤擇四庚葬之，以為天元一氣犯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冰上幻出奇形，異樣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幹分明，宛與寫生折枝無二。雖縷工畫客不能繼其跡。為橋人看，上如堵墻，終莫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壞屋廬者，儒王崇德初家于京，目覩斯異。

繪園卷之十四終

繪園第十五目錄
妖孽

凶宅一

凶宅二

人妖一

人妖二

人妖三

人妖四

人妖五

人產早魘

人產夜叉

人產怪物

人產蛇

人產魚

人產銅法馬

人產百兒

人產夜叉二

人產雙鵲

人產十八兒

飛天女夜叉

飛天夜叉

疫鬼

爰居

人疴一

人疴二

人疴三

人產五夜叉

人產蛇二

人產鯀

人產犬

地血一

地血二

妖魅一

妖魅二

妖魅三

妖魅四

妖魅五

妖魅六

妖魅七

獲鹿吟詩人

亳州騎貍人

歐陽氏壁景

後宰門地景

服妖詩識

匠識

語識一

語識二

日識

歌識

名識

妖夢

雞籠

龍戰

龍鬪

龍陣

妖蛟

怪鳥

飛紙

吹被

羊毛瘟

白氣經天

風霾

妄男子

四川災異

黑風

彗星見

大星

夏雪

雨豆

木稼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鱉精

巨人首

妖蛟二

木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豬生象

吮吻共語

豕踞榻

永生人

人變犬

雷擊逆婦變獸

牛食人

疫鬼二

猖鬼敗亡日

繪園第十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妖孽

凶宅一

北京安福衎衎其中貴策相傳其中為魅所宅常多
怪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丕
含香蘭署秉正嫉邪聞其宅凶竟僦居之光祿與夫
人同寢所幸姬某氏床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橫窓
姬大呼云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突挾一少年登床
可急起家人取火逐之杳無蹤跡明夜復有六七老

翁挾六七少年至光祿命左右持刀迎斫應刃藏匿
或窺其相次入壁角中推索寂寂自爾姬病光祿亦
病、加劇矣其鬼數、見形如故中庭有大盎可容
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瓦屑偏燔有聲一日忽見
皂衣人數十曹輦一大棺木進臥內執扶光祿入棺
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游其中也光祿驚惧計無
所出謂云我算曆尚不應盡與汝曹夙昔無仇何忍
荼毒至是取魅云然則相公覓一受替者可乎時偶
有翦頭女奴至榻前光祿指之此女奴立詣爨下縊
死少頃鬼即奉棺納女奴還視光祿而嘻遂去不見
已而光祿病起姬亦無恙後一年遷官轉質宅于同

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矣答云胡床案几之
屬白晝無故繞屋自行觸壁乃止夜則交闐移出相
擊于中庭食器常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鐺常
負一大釜而走殆無寧寢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
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價而去王徵君甲子年
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常
人矮見長尺許三三兩兩繞床而行竊以告于其父
父是夜持劍宿于女床女曰來矣父不之見掘云在
此父即手劍斫之乃是一血塊也大如斗明夕見矮

人無數自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阿爺速
還命來其怪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
狀不可稱論凌晨昇出棺木引僧道儀從千餘人或
走或馳或歌或哭鼓鉦之聲沸天又明日華氏報于
巡哨官校集軍士百餘人持兵往捕其怪戎裘而出
亦持戈戟格鬪我兵不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
為飛砂所中未及門遽返華氏意所居不祥即日扁
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述云辛亥年間事也

人妖一

崑山縣城外駟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腰
腹甚大五毛俱全性獍甚或怒而擊人挾力雄不能

制捫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乃不
得動驗其陽亦壯偉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
狄萬曆庚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瞬目白鬚髮矮人傳是社日所生
時即爾終不能變是名人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鷄皮雀髮狀如山精年類百餘
歲人耳中藏五穀時呼其子孫用銀窠耳爬出黃
白二種杭秫二稻米大小麥五色荳蠶不竭日可
得一升許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子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目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播鼓拍板鳴琴拊瑟敲鐘磬擊之聲口中吹出笙簫篴簾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曆己酉年太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形狀不一並見邸報

人產早魃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產一早魃

形如猿猴其頭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產下置地能行急趨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早魃乃龍種天恐隨雨其口中故早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產夜又一

萬曆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產一夜叉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姿首或性多邪淫便為五郎所馮愚而貪者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翠充牣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便懷鬼胎生子女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澱色啼聲如嘯名曰鬼雛父母愚而殺之諱其說于鄰里至市井之家凡有五男者不曰窮五郎則曰富五郎尤

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孝廉官農其弟婦晚身生一怪青面赤髮齒如鯨目如猿身皆靛色產下便椎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球囊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鋸椎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卒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舉子其婦病症形如黃葉醫藥之功罔奏家有小樓當街婦常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目婦不已婦誤為挑已也怒告于舉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與凌漢章舉子曰神匠也急追不可失遂致之家

漢章曰君婦失今不治三日後死矣令袒其胸當心下一鍼之婦便絕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滌廁具以待移時果甦呼腹痛甚立產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條藥鍼乃貫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產魚

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子蘇城吳妻晚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泠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宦光

人產銅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痘又白魚後又
姓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祐
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
而視之乃一秤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
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
甚分明至今尚在章象圭秀才莊居與婦家壁鄰偕
同孝方逢時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
終不能曉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產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勳公之長子萬曆己酉年
間其家人婦產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百餘小兒

皆一二寸許父母俱棄之後亦無他秀才本茂壻說

人產夜叉三

萬曆戊申年蘓州南潼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
痘又父母厭惡驅令遠棄癸丑年玄妙觀前民家婦
產出痘又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眾共辱之然後
殺棄甲寅年閭門外山塘上婦人妊身將產夢神教
往光福山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其夜產出一夜叉
里婦見而驚走七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鵲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顯之姪一乳而舉雙鵲
翠羽啾啾俄而縱之飛去後亦無他孝廉懋澄說是

數年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孝廉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骸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惧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夏所親王穉庸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與歛客共載客言歛之黃山近有大姓某氏生一子風儀秀朗為娶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母止兄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幃中渴甚求飲伴婆開鎖通漿一甌與之擊未定忽

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送親者頭面墮損狼狽迴車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婆舉車幃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幃中裹巾端坐如故不知其非故女為魅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昇車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草舍未及定情晨妝畢即謁見舅姑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未曾有其夜歡讌方散夫婦闔戶而寢中宵聞屋中砢礮之聲又聞何處信牙嚼骨父母熟睡亦不暇辯也此日向午寂無嚮跡相與撤扉視之則此魅袒坐于林散髮裂目噉其子骨肉殆盡餘骸狼藉林褥被蕭澀血淋漓僅存趾踵而已大小喊噪怨酷無雙遂

巡聞復旋風倏起塵石飛揚嘯聲有如霹靂化為異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兩家訐訟推勘換去之女死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質訊其女如睡方起神形已癡驚云本在新人轎子裡那得至此方知是鬼所為而此子竟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鬼甚多然黃山之魁或飛天女夜叉等按搜神記載東漢建寧中河內有婦食夫斯亦人妖之先作者也王生不信狡獪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說所記縫衣婦人蓮花娘子輩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曆中吳縣觀察副使馮笏為處州倅時忽有一怪

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絕白從空躍下突入都市中掠人而去日以為常群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罷市馮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募免罪馮便召令具責仍拘擊代繫放出此囚伺伺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竊踪跡之匿身洞門陰令吏卒十數輩持兵仗伏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鐵錘擊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捉遂獲之驗是飛天夜叉也趙徵君宦光小宛堂夜說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蔣氏子在家忽被人引出門見門外數

百小兒着各色絲衣臂焉不見俄見地上揮數百小
紅旗上書天下大亂四字蔣心動俛首諦視之乃冉
冉映日而沒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
病流行蔣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為李
右丞維禎楓橋舟中說

人疴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醉而生止一目手足
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維禎時為廉訪親
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內某氏園池中墮一海鳥不能

去翼如垂天之雲群眾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
牧遂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
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制之而死明年即有
大疫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宦光說

人疴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濱上餽工張乙妻姪
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夾脊並連手足
各完備父母殺之懸于玄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
揚數日而盡已下數事並醫師朱一誠曰擊傳說

人疴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閶門外山塘敗船婦石三娘子

產出一男一女對面生、兩腹相連陰陽具備其首髀
猶人而四手四足皆鳥形爪黑色長數寸殺而棄之
此婦尚在

人產五夜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顧開
寶石行婦朱氏產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搥殺以
銅鑪盛尸而棄于衢

人產蛇二

萬曆三十四年蘇州城西二城橋王文恪公家有女
奴懷娠過期不產忽產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匿
家墮胎藥下之

人產鯁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閶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
婦產一肉球取刀劃破傾出白鯁可三十餘頭蜿蜒
在地懼而棄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浙墅閔沈龍家有女奴姪身十
有五月產出二犬一斑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厨灶
地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二親詣驗之
越明年甲寅訛言錄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

勝計

妖魅一

蘇州閶門外下塘徐闕閩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間有妻伯家使者某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早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我來為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便與之俱時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岫或曰橋或曰泥淖或曰水跡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與老兄看

斯須之間聳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亦數十丈長矣使者震怖忽失声仆地而絕天漸開明行人見屍卧橋上識是徐家幹辦走報其城外典中集衆視之則辭冷面黑口角皆流涎矣嘆髮多指俄頃而蘇具述所見如此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啼便止之曰怕：：來也又常用兩手劈其下睫赤肉吐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即効此怪為之者至今輕薄子弟徵逐平康相率狡獪亦多為此態俗謂之做鬼臉

妖魅二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午炊方熟舉釜看之飯

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內。窻櫺格子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晡暮。方在地匍匐。忽然亡失。求之不知處。奔家狼狽。推索既徧。却偃卧于廁版上。垂首下視。狀若欲落而不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魅在家。與人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容。至具茶。魅於空中竊罵。奴曰。我獨不得一甌飲乎。奴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案上。輒空中將去。微聞漱齒聲。一生咸駭。桔槔在壁。魅率之走。為壞及羊犬之屬。悉攝以納諸甕中。哀祈乃出。後遇虎。龍山使者載正一明威錄。數百軸。至以黃縑為幘。丹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錄。各建精廬。

一區供養之。其魅遂絕。案神仙傳云。天人授張道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妖魅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教授里中。有一魅在家。經年矣。推牕打戶。曼嘯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假作主人言語。宛然無異。百計遣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食談論如故。家僮捧執飲饌。悉為所分。食還置器。當其喜時。客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為送迎。一日有客來訪。從容謂主人曰。子不語近來如何。主人未及應。魅遽作聲。前進曰。索隱行。即今在

此聞者顛躓而出。此萬曆辛亥壬子年事也。

妖魅四

齊門外木行潘獻言^自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群兒狡獪為戲群兒走散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忽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獍牙如虎豹有三巨目二皆深昏光若鏡明直來視獻時小奴已潛身草積間屏息流汗獻四顧無人遂失殺連叫羣兒相救如是數十殺莫有應者已獲小奴率與俱歸將取床頭佩劍擲之聚眾秉炬復來其處已無有矣獻常話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魅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忤容可掬仰天常吁一夕獨坐空階烟凄月黯四顧幽靚弔影自憐家人相顧而謂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三非爾曹所知也久之聞左膝中隱有人語聲大駭俄而其膝劃然迸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瘦數十小魅並二寸許模樣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袂間嗔自鼓鬣交口煎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悉眠熟于卧内笑生問其與君等何仇而來相困左膝魅罵曰冤仇已深今夕相會尚能放汝活耶紛鬧之際俄又見右膝亦開仍走出數十小魅模樣如前笑而解曰卿輩不過欲索旧欠耳何得麤行至此左

滕魁曰、父吾屬五百金、非小事也、安能相放、右滕魁
曰、若然、當償吾屬以千金、豈止五百已哉、相與拉攤
衣冠、咬啣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祈之曰、某家無擔
石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金奉償諸公、惟
有一死而已、右滕魁曰、君莫尋死路、明日為買紙錢
楮鏹、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眾便應教而
迴、一齊從兩膝間走入、沈顛之友趙昌侯與徐生善、
親見斯怪、所在詒焉、

妖魅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為業、萬曆戊申六月十九
日、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視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

樵巾緇衣、皆朱裏、先在猊座前作禮、畢繞座三
匝、母大怪之、是夜遂由不去、或時見形在半空中、
高出人頭二尺許、談未來禍福休咎、貯蟹之間、殼甚
清朗、向人索飲食、下筋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
之物、輒于空中以囊襍裹之而下、人有不正者、面刺
其非、時申孝廉令人產後疾篤、眾匠束手、遣使者叩
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運
致、孔家寒素、頗以裕饒、其持牲酒詣門祈禳疾病者、
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
年下世、曰、某本豫章飽學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
虞、橫天游魂無依、訴于上帝、不理、投于有北、不受、以

此作地上消搖散人借君家暫託居停耳孔家二郎始以扶乩召此妖魅後又陰使道士陳鐘禁呪驅之法不驗魅從空中歎曰如此負墮何事費却金錢吾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歸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之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魅七

方秀才逢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曆元年初僦居蘇城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亦病黃喜睡時三呼喚不至每值常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跡之俄復應去其家無人利

其奔走後竟置之不問矣歲以造酒為業其夜蒸餾方熟釀工搏餈飼逢時忽聞院櫺外有聲效聲而甚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澱色指短爪甲纖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頃之間院櫺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黍于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餈搏與之其手即縮去又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詒而叱曰老死魅無厭乃爾因是遂絕復窮其跡杳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鹿吟詩人

獲鹿曹公時聘絲蘇松觀察使驟遷江南巡撫無幾移鎮濟上母太夫人老矣子登賢書當公在濟上時

其年癸卯大計有所善某布政入覲北征道經獲鹿
假公空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京師宅有外舍大樓不
知何年護鏞布政家館師及滅獲輩咸聚其下宿焉
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敲其扇
以鎖非人所入衆驚覓起視聳然墜下樓板見一人
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繳其股手持紅
旗一面其如今之戲場中所粧哨探之狀蓬轉數回
朗吟四句其詩曰好記來年杏子肥萬家煙火照晴
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嘆不
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上者凡九人咸歌詠此詩衆
乃隨口抄之而粧束五色各別或向布政家人索鞵
應曰無或索賂賻又應曰無衆皆疑是綠林將軍也
稱為大王既去呼主家秉烛啟視樓中牖戶甚密周
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倉惶徙居他舍矣時吳人
張去非道經獲鹿還述事狀如此後聞曹公一門相
次淪讞識者于此卜先兆焉

亳州騎狸人

宛州馬翰林之騏登萬曆庚戌鼎甲夫人在家因病
白日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狀如焦僂騎一斑
狸入來問何謂荅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倏然不見
無幾病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幻出閨閣簾
櫺種：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狀而坐。晝清人悄。羅幃
半開。丰姿端妍。代所未識。嘗着足于膝。以邪幅纏之。
微作約縑迫裊之態。纖悉畢具。紅襦宛然。看人逼前。
則漸移其身。映入帷中。紫衣碧裳。尤甚分明。久之乃
隱：漸減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惧。錮鑄其室。後不
知竟如之何。鄧羨御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
也。

後宰門地影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妄作。告密令興。無不搖手
禁足。宮中終夜相恐。數聞怪異。數誌。皇上與太

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鍊數重。
至十月十三日。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
舞蹈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
上下。妖書滿地矣。明日。皇上盥漱畢。着衣登座。其
書忽在袖中。心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矯生
市曹。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宰門外。沿皇城一
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鍊
騎數百臨城：上皆豎旗張幟。兵衛森嚴。隱：與画
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
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
自也。按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為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
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
無如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
不足為異。故書之。北始斯驗矣。

服妖詩識

張次公獻翼。暮年忽改名為救師。輔申公嘗言。救字
類殺。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救空首。又頭戴紅
紗巾。身衣木錦袍。上馬。芰荷形。紅綠相間。謂之芰
荷衣。余徵其答云。昔年遇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
故製此巾服。為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

平無一善狀。必欲自詣于獄。一夕而出。子為我言于
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阻。不然。吾且藏刃衣間。自
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得一蒂三頭
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
頭。並處凝愁黛。面。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婦
艷。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為盜所殺。同時遇
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屍曲水草堂前。官來驗檢。面
有刀痕。頭皆相並。宛是紅藥詩中景。益其識矣。然一
蒂三頭。豈花妖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城玄妙觀。舊名天慶。在卧龍街東。屢火。國朝復

瓶之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
擔人朱皮匠過停擔看之語諸匠人此殿角竟低了
也匠人曰方欲借爾頭高去皮匠歸其夜無疾而殂
明日匠人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為木偶粧塑于殿角
以頭擋着桁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
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源家住杉瀆橋東堂鳩工累石建都憲
坊于門窮極壯麗當棹楔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
庭責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既成已
擇時日豎起其夜石匠竊踐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

鼓時及矣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污壞中丞大怒然
不及稽數石匠唱云請問貴人將待洗却而後豎乎
為是豎之而後洗也中丞應云豎後即洗吳語謂死
曰洗建坊未幾中丞果得疾不起一如荅匠之言

語識二

余郡林理公文熊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
未冬十月從武闈中出昏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
更輒勿告別余謂明庭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從霜
臺下車以來自春徂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着
幘時誤着或脫絨纏結不免枉費工夫也余曰然
則何時當閒理公曰期不遠矣輪十指云算霜臺以

某日行事畢，郡縣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
望可得燕聞，當從事左右耳。余唯々未幾，理公銜于
吏議，遂將母南還，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
正十一月十五日也。得聞之語于此，應笑。先是兩年
前，司理與郡丞徐侯來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
稱縫其間，竟莫能釋也。一日，兩人同往朝，觀察使臺
而出，行至戟門外，徐以手拍林肩，連聲字而謂曰：僕
與君一芥，同解官歸去，大樂也。林聞之愕不自安，洒
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艱還楚，林以論列還闕，相去
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日識

常熟瞿長公汝稷，以尚書履歷官至長瀘，都轉運使
尋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子官中妙選也。唾
手而得，實緣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瞿聞報數日，遂卒
于任，不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瞿
赴職啟行之辰，為日者誤選，乃天雲不返日也。故家
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
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莫其不終。
故宋進士張居正詩曰：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簾上
美人來。為訛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猖鬼敗
亡，而獨天雲不返，逐月輪四五六日，然則趨吉避凶
理固有之，不可不信。

歌識

閩門賣棧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日以為常後滇南戍所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戍鎮人葬之點蒼山下

名識

余先觀察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清最善幹辦後遣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寫沈字即沈字蓋命名之日已兆其識矣

妖夢

有止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曆己酉年除夜叔

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大金漆几甚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插銀燭一枝燭下有火端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叔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醮硯心濃墨並書毛詩中人之云亡四字于几上運筆如飛爭先鬪勝不知凡幾百字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矣相與閣筆而嘯忽有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昇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兩人乘輿又復闕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秃燭亦見跋乃止忽聞鐘鼓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也叔心怪為不祥以其夢話于子瑛後月餘余過虞山下聞其說為私誡瑛曰此夢至惡非所宜言爾其

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鼎甲宗族親戚無不載
羊酒稱賀余時謂妖夢不踐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
兄以五月十六日亡。後終九旬叔卒叔蕩之章殆
斯驗矣

雞籠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杖之孫也父為典客昌祚由
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戢驕鄉里邦君朝
貴咸為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
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雞籠加其頸上
左右狼狽脫之冠簪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
發其沉姑罪狀大吏將置之辟竟斃于獄按雞者老

酉也籠者犴狴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
鐘簾漸生花鮮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
乎閩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
瀕河之地沉灶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鬪于
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統樹皆絡
珠絲若弥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
延民患不細矣

龍鬪

萬曆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

有龍九條聞于水中。颶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禾稼舟楫不可殫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鼎材。其姪婿是梅社顧氏。住盤門內。薪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獨坐。遙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悉在半空中。惟載米舡重。僅卷其艙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得完。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甲如鏡。歷々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妖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算。王徵君穉登有壽藏。在澗之西。庵曰廣長。跨澗而居者。皆被漂溺。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農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晷。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盡間蘇松嘉禾濱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室廬人亡數。皆在夢寐中。死于床下。梁間樹頭屋角者。又無數。流屍暴骨。

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稔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
一年前海上有大鳥如鰲鱉之狀廻若車輪點額掉
尾空濛中作風雨声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
東門爰居識者已預知有此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絳紙為業染成
次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夏月午後忽風起不及守
藏有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
穿雲隱：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
供案牘之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
事焉

吹被

其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晒細被于月臺上亦為
旋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被

羊毛瘟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醬瓿
食器中往往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日令僮子掃階前
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妖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靈臺奏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
經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戰見邸報

風霾

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申時分
忽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
盡飛、田野禾苗、土沙壓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
順天撫臣疏中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
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遣官追捕、此
人徑由東華門去訖、欲滅不見、先一夜、司天臺奏有
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
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旋頭、亦兵象也、是歲
北虜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晝驚、人心騷動、以其

應矣、詳見諫官奏疏、

四川災異

萬曆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縣道石城永平五城
諸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木、拉
地有聲、如棟宇崩、門扉不掩、而闔四境之內、十室九
傾、號呼沸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
城小十字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曰風
發火、東西南北、狂焰四合、延燒廨宇無數、民家總計
一千二百八十三戶、明日居人出徙城外、用逃回祿
之患、其日復遇江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沒、城中
民免于焦土者、盡為魚矣、又川南道瀘州諸衛、四月

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暴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雨
雹交下計掀揭官解教場數十餘處瓦亦竹樹旗
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
麥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為雷雨漲江衝城壞岬蕩
蘆瀦野淪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朱御史疏中未明
何詳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族姪達道時為山東漕縣令其日晚
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
漆黑咫尺不相見強令小胥掖而入便就寢至夜半
後脫間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

外傳發屋折木傷死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
具狀以聞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邸報司天臺奏彗星晝見自
午及暮流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
星經天或從東亘西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者移時
爛若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涼人于光中無所不觸
細及豆花棚上絡緯蟋蟀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夏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
紫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
人拾得一二粒者藏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隕黑
雨其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冰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冰
花玉綴珠聯奇形瓌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
不能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
里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
秋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
中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迸如
注高承先壬寅年客于閩為李典化游廩見報長樂
縣民家地血數十丈

地中兒

蘇州游野閣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側有一佛廩。復有大榆樹。可合抱。離樹四五尺。是田所大路。皆剛土。畊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焉得小嬰兒三個。長如箸子。似新產。下伏手足耳目皆歷。具備。後觀者漸衆。畊人挫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屈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蠶精

吳興弁山中皆嵌空。相傳為蠶精所踞。常年夏秋出。見有白氣上亘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數畧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蠶。

蚊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俄頃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鬣狰狞。蟠蛇牆上。如有攫擊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而室廬摧圮。其牆亦頽。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丙舍。工人掘地。鋪下有聲。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有焉。戚伯堅說。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家木牛見椿
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
女鳥獸形見邢太僕伺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
刻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
人而死月駕園千年怪柏為風吹折遲明乃定占者
謂冬行夏令主其國滂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
幸不為菑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倏起屋瓦震飛
雨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壕鎮
其明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
辨威勢更猛于前恍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臥龍街
宦橋西首古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孟河
地方一路夏政圩閘甲港魏邨閘桃花港數處盜嘗
夜入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賽神看人逾千
薄暮遇鹽艘數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訛傳倭

至煽惑萬衆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遂踉蹌走至無錫縣，竟夜奔馳，投明擁入。老幼男女踏藉死者，不可勝計。宗媿鄰里拉攏撞撞，至有遺骸棄巷，或拋擲道傍，或投溺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曆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兄弟二人，其兄常得一虎皮，學為跳梁無賴。一日持皮入山，窺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虺躍數迴，交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為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交作人，而返其婦。陰察奉動，心頗生疑，窮之不語，竊告其弟。鄉兄非人

類矣，恐將相噬，弟聞之不信。一日伺其行蹤，隨從而去，行至深山幽絕，高樹垂陰，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際，果見其兄騰伏翳蒼良久，衣皮而出，據地一吼，搖頭掉尾，跳躑咆哮，居然一斑瀾白虎也。意甚驚惶，乃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共相憤耻。少時，虎為人形，還笑，婦罵云：「卿雙目眈眈，噉人一何飽耶！」因爾大慚，淚更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便豎一脚，徑出門去。經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號呼數十聲，宛是愴別，已疾馳去。鄰里忙怕，不敢跡之。時吳人顧都憲其志，巡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話于賓客云。

犬登突

明華亭相公徐文貞階踐揆日久望重台垣一日家人請公祭灶公既至爨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不為動望而揖拜如常祭已焚紙澆酒家人見公怡然亦不加叱逐此犬徑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無他故也攜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脫下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声呱呱其家以為怪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不利其主人為同謀者所訐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曆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養母豬生五象在事官僚具皆聞見施起邵尔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傳向希言說

吮吻其語

直指李公堯民家山東濟寧州萬曆戊戌公以大理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粧吮吻白晝相共偶語匠工駭而立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踞榻

直指李公堯民家有五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驅之不為動經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亦戊戌年董太史其昌說

永生人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野民家永生一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時治河司空郎嘉禾人黃承玄也、按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曆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一犬、且二年餘矣、雄勁多力、常令守戶、亡何為鄰家愚少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馘、飲噉自若、投骨于地、盃盤未空、忽狂惑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蹲視、

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償畢、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債耳、我不負汝、何故殺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令汝獨生也、其妻呵叱、乙便作嗥吠聲、咋其妻喉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乙被齧損、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藁積存焉、踏踐成窟、盤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死然犬也、其妻至、則憤跳搏攫、終莫敢近之、果經半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曆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震雷擊之一婦變為牛、一婦變為豕、一婦變為犬、其頭與手犹

人醉皆歎矣。陳舉人為縣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之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牛食人

萬曆癸巳湖洲范祭酒莊客家牛與人鬪。昨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楊民俗歲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奔爆竹喧譁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為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椒筵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群藍縷疫鬼紛然滿路。往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此

遂厲毅叱曰。汝等小鬼。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西村土豪王家去。言訖隱隱聞嘯聲。左右但見公指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覩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王姓者皆遭疫死。子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獨安然。咸以魏公為神明。先是尚書為廣文時分校某省鄉場。出赴鹿鳴宴。主司傳命召神相袁生。少頃即到。主司指而謂曰。此柳莊之子也。令細看與宴諸君孰貴而壽。袁生獨詣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品。壽至百齡。奉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躋八座。年至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猖鬼敗亡日

萬曆辛亥春吳縣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為兒娶婦
松陵命叢辰家撰日誤犯猖鬼敗亡其夜香車鼓樂
列燭成行自胥門入逶迤由東首太平橋迤北而西
經鄰家頽參政宅前過稠人廣眾聚觀如堵參政眷
屬亦出看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禮也奈何
使慘服者立車之下我己又驚曰爾許蓬頭人相隨
車後來也言未已群鬼悉擁入參政宅中拋棄執尾
拉擺屏障設食祭之栲盤俱碎此女奴便姿態失常
寢發狂嚙十餘日乃甦是諸猖鬼亦稍減跡相公
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復初說

猶園卷之十五終

猶園第十六目錄

瓊聞上

已下皆紀事瓊

費太僕夢棘園詩

雞鳴山夜呼

海市

盜偷生

武夷山詩夢

車中女子

小黃旗

梁裂

孔林聞金石磬

誤入蛇腹

虎食斗

夢得畫錦堂句

葉和尚

場中魁星

古長人

書生造夢

毛面人

三秀才異夢

環聞下已下皆紀物環

孝陵龜瑞

溫涼指

石作雲霞

石中兔

石中蟹

石中金鯉魚

石中松色水影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醉石

相思石

松化石

白公石

洞庭石公

琥珀影

穴中飛雀

雙紅翠

五色土

鏡沙

沙化水精鹽

帝女花松

梅梁

鳳皇梁

木中吹笛人

雙頭牡丹

盆蓮作品字

甘棠樹

杭州四異

大榕樹

桂子

松花菌

藟弱

白楓

木蕈

甘露降

芝異

羨火

桂北

雙麟冢

米倉龍

龍藏雞腸

虛有命

異魚

魚鱗屋

井中魚

鼠啣錢

蟲耳

食櫃可治蟲

泥丸子治蟲

酒能生蟲

腹蟲有鱗角

湖山二異

宋襄公墓鏡

大勞山鏡

硃砂床

雕工

古磁器

孟河口煙火

兎工球

玉陶令

白玉觥

兩古玉杯

玉魚

玉豬

玉樓臺

瑪瑙簪

梅花琥珀

水銀琥珀

石中龍戲

石屏風王維詩意

石屏風元人畫幅

小研山

銀橘杯

玉獸勝

獅蠻帶

張騫乘槎

竹蟾蜍

繪園第十六目錄終

猶園第十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環聞紀事物二環也

費太僕夢棘園詩 已下皆紀事環

鉛山太僕少卿費堯年鄉薦之歲夏五月十三夜夢
人賦詩記得八牕明月夜玲瓏之句覺而異之私疏
于壁是秋八月十五夜三場既畢費綴行而立投卷
於監臨官前有御史謂其僚曰頃得中秋佳句一聯
頗不尋常僚曰請誦之御史曰萬里青天秋浩蕩八
牕明月夜玲瓏費聞矍然而出是科放榜果獲雋其

子元祿說之

雞鳴山夜呼

武宗游金陵之雞鳴山江彬夜伏甲士劍客之屬將謀逆焉中夜山大呼者三衆軍守衛行在者亦奔散呼萬壽者三彬氣攝謀遂不行後龍舟渡揚子江其夜彬復懷利刃鞞中俯身取刃不覺中風蹶然倒地乃知真人翔運所至有鬼神為之呵護矣

海市

副將謝庭芝建牙東齋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三間甚軒敞梁罽掩映中垂大珠簾內置一曲几上安鵲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一卅角童子擁篲而至次

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歷歷分明移時乃滅

盜偷生

蘇州有犯大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及接在市曹將決矣私祈於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便何計脫某於不厄乎伍伯笑而偽應之曰此甚易耳當使老兄脫一樂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連叱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苦楚魂神飛出于稠衆之中不覺去數千里外奔突入一大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葛撞仆之於地大小震慟經數刻營救始甦起坐忽作吳語引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擁掖者嬌妻美妾三四人屋宇高廣盜心自念曰吾

何以忽然至此乎喜不自持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生也親戚來看都不識是誰強竊其土音應對支吾然絕不敢談本來面目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解編戍人之嶺表偶至其地盜于市中邂逅之撲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從容推訊姓名乃大駭盜便邀過其家鋪設酒肴備極豐腆酒酣盜乘間問曰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實用何方便使某得至於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為汝說破也留連三日苦話其由伍伯被纏逼不已無奈

之何因婉辭以告之曰卿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何不尋思盜默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採無及伍伯遂具述事狀始卒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屍還魂之說自古有之独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數千里外十有三年生前貫盈死後網漏地下王者安在豈其命絲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茲理之所難明者壬辰春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武夷山詩夢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
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間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
野泉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後隨弟觀察使

洪愈之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字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不起沈顯話其事

車中女子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登科開以來登進士第者二十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未有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日晝晦及暮風定門外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鬋奔止端莊衆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曰父姓初氏兒家相距五百里外矣偶探親而還不知何由忽然至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為天錫之

耦也又初者起家之徵遂諧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焉往年以民部員外郎出訊吳閩名之都者即初氏雲仍也親為余述先世事如此

小黃旗

嘉興祝以幽為吳江令多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既去西鄰徑詣行竊見房扉尚開即突入之偽為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未明我眷忘卿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別去起視奩中簪珥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媿慚志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証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証

使人通息耗于子。趣棄賈逆婦。既婦遂併執壻到官。祝反覆鞠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問之。既竟。未審云何。早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兒迸走。適遺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鄰境中。謂普夫亭長有民丁戶口冊。可送一奉至。既費冊至。按之。委有王驥名字。乃傳令某日照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候。驥亦未知緣由。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驥。訊其居止。與訴鄰止隔一壁。於是慚惧失色。具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措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于法。斃之獄中。

梁裂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甲。戲以相賄。謂乙今夜能進新人房。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賄之言。大驚。逆知為他人所狎。慚恚自經。母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寔。時為山陰令者趙士諤。吳江人也。推

按積時終不能理閉閣謝事求禱于神貯鑿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即從獄所召甲訊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蓋其夜潛于牕間聽知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寘之重典後以卓異推擇為吏部郎二事後先不同迨相懸合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著嘉隆間以歲貢恭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獲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廟聞無人為

時論以為至誠所格御史為之譔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禪臨池良著有曾孫舜鳳少年善書嘗為余言如此

誤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戾同舍其人貌甚偉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皮面有瘡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推訊千戾具言某家本西蜀少年肌體膩潔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醒始醒覺鼻端細縷有黃牙氣又似蒙被然展轉反

側不知身在何所也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
尋思腰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瓣復嗅之
臊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瓣漸之漏明於
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
跼身跳出覘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僅消
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鄰里急昇而
歸稍之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
刀圭之劑得不死三月而痒止乃起則膚革皮色幾
類漆身豫子醫言所不死者以腑受毒淺也孝廉每
舉其事話于親昵之中通宜戒耽麩藥

虎食斗

吳興山中人家負山跨澗而居虎狼出入不分晝夜
東村偶負樵蘇詣村頭易鹽米借西村斗裝而歸其
日天晚家有六歲小兒因命持斗還西村小兒性儇
巧出門望西村行竟將此斗戴于頭上而去中途偶
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倏失所在矣歸告其父不知
何等其父明日入山樵採忽見黃斑老虎死于谷口
急呼同伴持械往視之喉間一斗在焉蓋虎性易怒
本欲食兒不意啣斗缺望遂噬其斗以哽塞喉間憤
激至死兒之獲免于虎口非徼天之幸乎

夢得畫錦堂句

常熟趙學士用賢林居時曾遣人特詣閩中九鯉湖

祈夢于九仙神。夢神以歐陽公畫錦堂記中首二句告之。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其人還以白學士。學士喜不自勝。適坐客有秀才李喬新者。忽起而對曰。我朝無出將入相。豈公將拜而不果乎。學士怫然不悅。後起用。超遷至天部侍郎。時方推擇閣臣。凡擬進。御前者七人。而趙與焉。命未下。明日為吳侍御之子鎮伏闕上疏。論許侍御負婚姻約。改嫁其女。禮部奉勅推勘。學士謝病還鄉。竟不果拜。偶合李生一時之言。

葉和尚

二十年前有葉和尚者。不知何所人。或云是江南潦

倒書生也。行乞吳市。垢面赤腳。狀貌魁梧。逢人但云乞我一杯酒。常於市中扮十八尊羅漢。妍媸老少。無不畢肖。其兩眸踰時不瞬。儼然應真模樣也。觀者歎以為神。扮畢便索酒飲。罷復向人取紙墨置地上。盤礴揮毫。寫作水墨蘭竹。妙絕一時。或作狂草。天真爛熳。得懷上人意外巧妙。兼善使禿筆書。每遇氣焰子弟。便拂衣而去。後不知其所終。里人沈顥記其事。

場中魁星

萬曆壬子南畿校士。以八月廿八為終場。五更時見一青面鬼。自至公堂。跳出。隆。如雷聲。已從騰錄所房前蓬轉而出。後復倚於貢院大門。忽失所在。場屋

士子無不驚竄。明年，毘陵周延儒聯發會狀兩元矣。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古時一縣，陷沒為湖，其來久矣。漁水於湖，水清時往，見其下有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曆十七年大旱，湖濱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臥其中，衣皆灰炆糜爛，但存髑髏，巨如車輪。棺上朱漆片色尚鮮明，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洗碑文，則民居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為郡縣所知，相與

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書生造夢

閩中林某家近九鯉湖，其年將赴科，彙託其門生數輩入山求夢。林齋戒，族之數生相與之，他所博戲竟不去。屆期無以報命，乃共設計造成一夢，詣林門而誑曰：某等為先生籲夢，竟有不吉如何。林曰：汝試言之。眾書生曰：夢至一處山谷中，有龍眼樹甚大，及縛一人其上，就視之，即先生也。連呼不應，於是某等白衣冠而哭於道傍，陡然驚醒。林曰：此夢大佳，我合當中榜眼，而汝輩皆白衣終身矣。惜哉！是年林鄉試獲雋，明春果擢榜眼及第，而措大數人並落，竟無成一

如所造之夢云司農尚書郎長樂陳訐謨說此

毛面人

蘇州皋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為業一日大
郎與二郎閒坐店中見一長大漢子其鬚自兩眶下
虬然而起滿面悉被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
人何從下食大郎便趨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
馬何緣見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欲一敘殷
勤無他意也進以雞黍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鈎子
一雙左右分挂其鬚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既畢謝主
人曰某萍梗江湖遨遊上國落二無見知者荷君兄
弟置酒為樂又執禮最恭某自慚無有異日未知圖

因微多平堂心
載以事作心幅
與此異耳

報於何地耳自是別去數年杳無声迹後大郎二郎
各挾資本往嶺南販漆既至海上忽風漂泊夜為海
賊劫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泣自謂不知死所寨主
乃令擡頭認是蘇州何大何二便下階親釋其縛大
郎潛窺視之即昔年滿面長毛人也其人問兄弟何
以何此答云販漆曰漆不須買荒寨所餘開筵設具
強留之半月贈以金繒無數因遺之漆四十簞滿載
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十簞適新郭人
來買漆舁之一簞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其中有
物覆之每簞底置二元寶在內秘而不言尽出其索
中裝託以他客悉居二郎之漆而苦其金二郎不知

也。後稍：竟露二郎不勝忿氣，求索無厭。大郎便以毒藥醜殺之。二郎之婦訟於官：論大郎抵死，獄已。頃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御史臺。時邵天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妍冶上色，非人間有也。徑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籬鑿空其底，坐婦於中，昇而進。駕言於送領給伴御史宿三夜，後便更男子衣，夜混執燈者入，無忌憚矣。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里人皇甫司勳訪譟，史謠云：暫收寶髻與羅裙，結束吳兒兩不分。夜：臺中陪御史朝：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王徵君於虎丘舟中說之。

三秀才異夢

徐秀才道登於秦淮逆旅舟中，夢長于寺塔，忽安成五座，皆有異色，彩雲翳歷其上。見二魁星，如人間所繪者，自塔而下，掖徐同登。既覺，以語同舟友人劉博輩。家僮看榜回，云中笑。沈秀才應明夢老樹上落一大鵲，巢於地，沈入而坐焉。遂符登科之兆。熊秀才秉鑑亦夢登天，未幾捷第二。

孝陵龜瑞 已下皆紀物環

高皇帝開孝陵，劉文成伯溫曰：此地有宝玉氣，鑿其穴，僅可容梓，不宜深尺寸也。上不信其說，故命深之。未二寸許，得小白九枚，皆從坎中飛出而去。力士

以牙杖撲其一墜地化為美玉至今函以朱匣供寢
廟前亡兄世揚為太學生時親從守陵中貴人索看
中貴人云昔有築陵將作偶劇地忽見金龜徑三寸
許者游息地中獲之共得十三枚急取出置掌上猶
能運動頃之化為石矣 聖祖急命祀而匣之于廟
中外臣工交慶咸謂天錫之瑞焉明日啟視又失其
十二今寢廟香案前貯供者即所存石龜之一也其
說與余所聞小異

溫涼指

京師某中官藏有寶石一條長如指大名曰溫涼指
以酒兩罌試之投於寒酒中則熱投于熱酒中則寒

因其傍微有破損痕以非全玩遂不敢供御用黃州
牧記其事

石作雲霞

有方士持二寶石一紅一白欲售千金試之水盃中
先投白者則水面上冉冉浮出白雲其氣如烟須臾
以紅者投之滿盃中泛作紅霞激灑矣不測是何琛
異

石中兔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為見風也漸如石而後

化成閣人何壁所說

石中鱗

平昌黃家營室於文里山下過一石礎可高二三寸
工不忍鋸欲截其柱輒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
木而短趣令工鋸焉鋸開則中有一玉鱗走出不知
所之而石之上下宛然具鱗形在其理難曉按華談
華山有朽石又如堯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
者其地亦有之物不足深怪又云石蟹之類蛇蜃
未必然

石中金鯉魚

平昌黃家初卜文里山新居相其地在山之麓約二
十餘畝鑿之皆五色土土細如麩絕無砂石深之得

一石板長三尺許彷彿如玉圭形匠石異之發其下

有泉一勺泉中養金色鯉魚一頭長不踰尺忽躍而

起鱗甲爛然涓涓之流亦僅及其脊耳眾以為祥欣

然定宅及堂成主人名之曰瑞鯉宅其中央即魚所

窟處也未久魚亦化去不知所在趙石勒時途中有
大石二丈許自立

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唐杜綰剖石鎮紙內得
小魚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得魚二三
寸五代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
是皆有是事而無是理者以古證今何足怪哉

石中松色水影

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夭矯翠色隱起而松

根有水一池顛倒之水皆含飛動勢黃禹州記楊百

隆言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平昌黃左卿兄弟葬其先人于江山縣之尹壑里鑿
穴僅二尺餘。纍纍皆鴛鴦石。石之中有山川人物。其
族人黃州牧九鼎所親見。為一石中有緋裳碧衣人
一石中有朝衣冠而執笏拱立者。一石中有紅鴛鴦
一對。頤影自憐。羽毛如縷。一石中有海馬二匹。蹠蹠
怒濤中。宛具奔逸絕塵之勢。如此石卵數十。檐而後
見。土乃成窠。窠故知山林阜壤之間。何所不有。昔白
樂天嘗以石中物問胡僧。胡僧云。此皆空劫時石。其
質未成。物混其中。火盡生風。而後成石。遂孕其中。無
足怪者。乃知石木諸異。皆空劫中事也。此論最大。

醉石

程君某好蓄奇石。因以醉石署其齋。一石質理瑩澤
如玉。上有老猿手攀古松根。而以一足挂下。濯于滄
浪。其松蒼色。其猿白色。一石洞亦下有大海。日出其
中。三人相倚而觀之。彷彿金支翠旂。其人衣飾各別。
而質理奇峻。色微碧。一石至白。虎斑。踞其上。尾若
動搖。齋中又有瑪瑙。絲赤霞紋。諸石磷磷。滿床不可
校數。黃九鼎親見之。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略中浮而
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名曰相思。

此石如石乃海螺
螺壳孫上口中一尺
佳名醋色置三

音作醋

醋中別浮動兩石
相湊禪謂有雌
雄之別又謂純催
生故名催生石不
是極也登州沿海
處處皆是

石黃翁嘗出以贈余

松花石

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偏有松花石龍鱗隱起如
皴枝榦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是石辛亥冬吳左丞
用先邀讌與陳祿費元祿秉燭同觀錄異記載婺州
永康縣山亭中

有松
化石

白公石

白居易為蘇州刺史得太湖奇石賦詩美之劉禹錫
李紳同和石不甚高而肉好勻停質韻兼美流轉到
張氏曲水草堂中相傳張燕翼載石進蛇門內不得
遠運者方疲於役其夜驟雨通宵及明水漲三尺許

石船已抵岬矣人以為有神助焉楚人江盈科令長
洲時賦白公石歌刻于壁今廢

洞庭石公

西洞庭有石公山三岬一石類偃倭丈人狀山所以
名呼石公則應石公如人共語然稍遠則應近之及
不應此理之不可解者拾聞紀載南岳响嶙峰南州
商河縣丹溪並有響石可笑

皆應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上
其質理色澤與尋常無二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其
中儼然一鍾離仙人像在鬚眉衣飾樹葉葫蘆之屬

種之精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得賈胡見而傳
玩請以重價購吳人不欲也一琥珀中有白雀形羽
毛如雪玄尾朱頂若舞罷而凝立狀客塚以為扇墜
觀者無不稱奇一琥珀中有吹笛仙女腰繫花籃貯
蟠桃花實窮極緻雅雖画工莫能繼色焉余徃從一
金閭少年手中傳玩愛而據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
失去不知落何處矣紫神農書松脂入地千歲而成
茯苓茯苓千歲而成琥珀意是窮隄絕壑之中仙人
野雀時相往來琥珀方孕精毓秀其下遇有所見則
而象之融結成形故多幻異天地間理應如此其在
木石亦然曷駭乎

穴中飛鶴

山陰人高鶴甲午解元其祖葬時形家點穴約掘地
不得過四尺衆不聽深之得石板啟焉忽有一白雀
飛鳴而去既畢葬形家曰違吾言發科在六十年後
矣後果六十年其歲以葬地之日時生一子曰名曰
雀後發解與先司馬同榜進士司理吳中

雙紅鼠

建寧舉子黃應槐嘗為人言其曾祖貧而好客一日
大雪江右堪輿過其家止之宿款遇甚洽語次方欲
擇地葬親此人感激思得覓一吉地相報後經義冢
山下過堪輿忽蹶而仆地家人救甦嘆曰此地却奇

必發科第無疑然其下有生氣若取葬穴不得過二尺也後待此人不至復命他堪輿開穴竟過二尺掘之有小石竇下得紅泥一雙初鼠目矇矇未視後漸能開竟灑去無可跡矣葬後亦無他四世而應槐始舉于鄉

五色土

平昌黃家新居在文里山下方可二十畝其中土皆紫泥也又有黃如蠟色者白如雪可為粉者蒼如麩鹿文者碧如玉屑者翠如空青者青如靛可作墨者紅如丹砂者種之不同而質更澤膩其家牆壁悉取紫泥墜之吾吳下近來用紫花布色泥塗壁益取山黃泥與細灰三七分和合而成不及江夏天然所謂瑞鯉之異即其地矣

鑊沙

王家宰國光家有山地一區每遇大風過則其工結為鑊沙使數十人掃簸之一度可得百石以鬻于市益世藉其利非一日矣王公山西陽城人也

沙水化精鹽

鹽出產各不同有煮海潮而成者有晒海水而成者有鹽池有鹽井山陰王文端公家每遇大風刮起沙泥澄之皆水精鹽也

帝女化松

西北山中有白松相傳為黃帝之女所化黃禹州以問楊百隆百隆曰西邊多松葉翠而身碧然與帝女所化枝葉株幹俱白者又少異矣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老梅一枝是木理中生成者槎牙盤屈若鏤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出青苔鱗互歲以為常而木不腐爛斯為奇矣

鳳皇梁

處州遂昌縣學宮十年前燬於火縣議畧新功將成矣而明倫堂後穿梁一根不植苦無巨木或言孫秀才家山中有老杉適可為梁令遣吏致值三金命工

師伐取伐後鋸而分之中有朱鳳一隻在焉首尾貫于木杪苞采燦然毛分縷悉世之刻畫者莫能及也惜其尾為工師所斲減却一二寸不見其綽約之勢耳至今猶在

木中吹笛人

會昌中舍元殿壞蓋屋縣百尺異木中藏十年巨蟒鋸之殷然血流山陰禹廟梅梁遂昌縣李鳳皇梁皆不足異最奇者宋元間小說載桂州僻境有林木蒼鬱數十里每月滿之夜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後有人尋覓自一老栢樹中出伐取為枕如期而發凡數年家人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有一

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名狀焉。其夜絕響。
雙頭牡丹

豫章胡生善候氣。一日過平昌城北。吳氏宅謂公家。
瑞氣甚。玉貴微不遠矣。吳氏子喜不自勝。明年欄中
牡丹果發雙頭。益喜之。又明年而以訟鬻其宅。轉售
項氏。項氏故居遭火。遂徙焉。二子連發科第于此宅。

盆蓮作品字

黃禹州言楊百隆冢。盆中值蓮花一株。本單椹也。三
年不開。一夕開而並頭。瓣中有品字。

甘棠樹

甘棠樹。今在河南府陝州治東。其地有伯翳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老榦一枝。高約三丈餘。其色如鉄。紋理
堅密。相傳歷代有帝王與。則發新枝。我高皇帝起
兵之年。曾發頂上一枝。

杭州四異

有紀物異凡四種。而不及杭州。天下桂花皆無子。獨
杭州桂花有子。余常于貢院中拾得數枚。翠而香可
愛。乃知宋學士桂子月落中之句。非漫筆也。天下菊
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益徵騷經為身錄。又
西湖之上。週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晝
絕無蠶。夜亦少蚊。故世謂斯湖為明全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閣杜穆廟其地寬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商車官騎往來其間絡繹不絕

桂子

黃陝州家於平閭門外有小池其先君子植桂樹環之歲結子如小棗而色翠掃之可得數升故老謂桂粒可種之三年始萌甲後黃君試之果然

松花菌

蕈似釘蓋者曰菌為類至繁獨西湖諸山中有松花菌一種最佳色紅潔可愛味更鮮美九月間生其年山中松花盛地即產菌蓋芳芬鬱積于地下者一遇秋雨其蒸輒蒸而有回風處更多不可得耳余憶數年前與僧行九溪十八澗中共摘而煮食見者無不驚走今久不知此味矣俗名胭脂蕈

蒟蒻

草食之物曰蒟蒻狀類南星葉剛而色殷結於根上如碩果摘之用新瓦磨其汁釜中煮之即凝成膏瑩澤清美消痰之上藥也此物性畏痒人以爪爬搔其枝則葉自舞黃禹州家有之

白楓

台州有白楓樹身葉俱碧風拂之迴翔如雪

木蕈

浙人言山中有木名拍昔伐其根同斧碎斷之如鱗
皴然三年後亦腐生蕈而不盡在亦凡雪霰所薄之
地一叢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濺于山阿高下數十
丈俱成蕈矣余又聞閩人言蕈生最易凡陰厓雪壩
中有老樹株樛用洿池之水灌之三日後累之叢生
其上矣摘而食之又灌如初至三度後乃始曝乾作
香蕈蓋蕈之最下者與三年之說不同

甘露降

萬曆壬寅冬九月內紹興蕭山縣有甘露降于冠山
松樹弥漫數里遍樹如雪民居採而食之其氣芬其
味甘耀日舞風十餘日乃止

芝異

吳縣殿學申公時行及第時其堂前一柱忽生瑞芝
觀察使劉弘道聯捷之秋園中產子母芝常熟陸封
君父為泉州郡丞有二子崇禮問禮後先成戊戌甲
辰進士其年堂屋柱上產五色芝經月乃萎壬子秋
南濠徐文衡家忽有芝生于糖簫上未幾捷至城西
熊秉鑑家門樓上忽生絳芝摘下浮水盎中盎水洞
赤是科領薦第二

蕨火

常州武進縣蔣孝字惟忠應試南都未捷之前一日
其父置酒留客酒酣相共噉蕨座人擲查于地輒便

熒々然火起青綠有光再擲六如之衆咸驚覩少頃
捷至

桂兆

熊秉鑑秀才別駕之孫余昔嘗與別駕會飲知其人
長者壬子秋秉鑑家有老桂六十年矣其花本黃色
是歲忽變為丹徐道登秀才家住長洲葑門之外村
落辛亥除夜中庭桂花盛開有白鼠常游走其下家
人跡之不及是秋報捷者至見而擊死之兩人並聯
捷

雙麟冢

閩人王郡公應麟守鎮江廉介自持民家牛將生子

走匿山中吼如雷既產視之麟也祥光燭天如火烈
焰所過之地廬舍俱焚衆怒因斃之昇而獻諸公
嘆息而瘞之其明年是牛復產麟又為人所擊死公
令復瘞于前處因題其塚曰雙麟在今北固山下而
王公名應麟瑞之偶協若此

米倉龍

閩西戚皖劉氏未遇時米倉中有物類大蛇而有四
足鱗甲如鏡長僅四尺許家人莫敢近焉後漸長至
五六尺一日風雨中化去未幾而西宮應聘說者
謂為倉龍之祥矣

龍藏雞腸

吳興某鄉有村媪畜一伏雌于床下為霹靂所擊鷄
死庭中媪之子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
燭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釜刀一下光怪燭天忽見小
青蛇從雞腸中出蜿蜒入水終離二丈許地祿空火
焰復震一散霹靂蒼龍上騰于天矣箏絃指甲種
皆龍教屈視之益不足奇

鹿命

有一典善談星術嘗與曹偶候太守出堂通堂上鹿
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此小鹿試
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
一八字款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不出

三日犯水厄死矣眾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
井中而死

異魚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
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為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
蜒海島星居者數百餘人咸來分割其脂為膏經月
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為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
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于中者同時七人乃
山王徵君禪登言

魚鱗屋

楚辭有魚鱗結屋讀者或以為騷人引喻之辭未敢

遽信先年武進縣令忘其姓名是閩海人嘗詣一士
大家見中庭醬甌^問所覆者何物問為士夫曰竹葉所
織成也便推問父母仙鄉亦有之子縣令曰敝處只
一小魚鱗為之耳士夫驚謂曰魚鱗有若此大者乎
縣令曰其大者可結為亭子斲其骨作柱以支之居
然屋也乃知萬斛舟千人帳南北兩不相信止怪其
爾如斯之類可以審推亦王徵君言

井中魚

希言舊居城北種花池上是顧氏外舍入門有巨井
在檐下井中時時水溢浮出金色大珠魚長徑尺許
俯而取之輒引去少時復來居四年餘僮子時時下

闕或用鈎餌探入終不可得或云此井通婁子江也
鼠啣錢

通州孫秀才母死家貧無以襄大槨方在憂戚中忽
一夜有大鼠十餘輩啣錢數貫置其床下而去遂獲
助勸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蟲耳

城東馮時中業小兒醫少年時耳中飛入一虫百方
灌治終不能遣後或朝出暮還或睡中飛去寤後乃
返久之驅逐無策亦漸相安後享年八十而終

食榧可治蟲

丁午歲少年生寸白虫友人勸食榧子每食數枚食

可三四斤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
虫長丈有半餘細者如麵縷成結又下無數宿疾遂
除

泥丸子治蟲

有人患腹楚從市中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
翠色虫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此差

酒能生蟲

賈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痔一日遍體痒難忍醫用
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劑所下悉細寸虫投
之水中如小蝦如蟻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
度痔瘡乃除匡云少不治立發麻風矣

腹蟲有鱗角

盧恭將分署監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
地僻無醫思有方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之後腹
作楚下虫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眸炯然
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肉蠕動矣自是疾除後與
恭將偕老並黃州牧九鼎所記

湖山二異

閩門外女墳湖中俗名沙潭獨無蚊南距釣橋北接因
城湖俗誤陰澄其地即不然矣虎丘山延袤數里外
獨無蠶土人云有甘草生其地能辟蠶毒然不識何
者是甘草

宋襄公墓鏡

山陰陳半刺在宿州時有盜發郊外宋襄公墓得舊鏡一枚黑漆古奇文異質莫可名狀半刺藏珍後以置交際篋筐中為一粵西貴人所受

大勞山鏡

山陰祝良柱家近一小山坎頭數年來時有紅光燭天後戊申歲大勞山坎從出溪上鄰人見水面奇光循之而得一舊鏡亦黑漆古背後鑄成麟鳳龜龍之象至今良柱之弟收藏

硃砂林

希言舊藏有硃砂林一座色如榴房乍裂純是硃砂

而微露砂石痕名曰丹山映雪不知落誰手矣後見徐郡倅家一塊則長徑寸許赭色奪目可愛近見范參議齋頭生銀一片則硃砂歲久而化者金燦霞流亦奇物也千歲成金之說豈不信然唐僧皎然有題盧明府道室詩砂床不遣世人聞李贇皇言光明砂生雪林之上謂此矣

雕工

吳中雕工凡數十家余所見者有陸子雲一名小賀今有顧師雲之子小顧名未詳沈其材子宗彝字子序兩人並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烏木象齒犀角以為色盃罌缶諸器備極精巧有得心應手之

妙矣此不足奇也曾見沈生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
二寸許蓬檣舵櫓絳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
礴于船頭啣杯自若一人晚帆袒卧舡頭橫笛而吹
其傍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温酒作
收舵不行狀舡中壺觴釘案左右皆格子眼窓玲瓏
相望窓榻兩邊有春帖子一聯是好風能自主明月
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机振無不歷二分明
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上絲縷
若柝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
異又曾見小碩雕一胡貍敲三色摩刷作橘皮文光
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啟視之則紅

勾欄內安紫檀床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
目疑画形骸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闕發机皆
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此巧豈物之妖者
乎沈生又取桃核刻作競渡龍爪牙鱗鬣狀欲飛舉
龍口啣夜光珠一人執小旗立于龍首一人荷閔刀
立于龍尾兩旁據舷而坐者各四人細漿輕楫運動
如駛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殼上鏤出草橋驚
夢一段屋宇人物精絕無論間以疎柳藏鴉柴門臥
犬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欖核上雕碧
雲天一段描寫出圍夫持鞭整鞵崔張兩人作徘徊
顧盼之態奇幻出於意表矣其景即車兒投東馬兒

向西兩白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籃為酒杯種：花草
具備，工緻尤極。又橄欖核上鏤出貢寶波斯四人，褰
鼻捲髮，襖子衲襠，形飾無不畢肖焉。如斯之妙，能於
燈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奪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
儔。

古磁器

閩洛周齊間有人耕地，常掘出古磁器，括捲錠拊之
屬，千形萬變，並是絲綉男女祕戲之狀。耆老相傳，是
五胡亂華時，元魏北齊懼其地有王氣，瘞此為厭勝
之具，皆供御物，非民間造也。茗上吳徵君夢賜家藏
有古磁杯一隻，直是婦人坤戶形，如偃月，纖悉具備。

物之妙者，信有之焉。

孟河口煙火

萬曆乙酉春，吳人陳旃因訪舊金陵，還經孟河口，夜
繫舡，月色中，鄰舡是新都大賈，曾許江神酬願，造大
煙火一架，累月而成，費數百金，眾不知其奇也。相共
聚觀，其所構架，悉用檣竿，豎起，初點藥綫，徐吐出金
菊芙蓉，四季百花，吐畢，復放小紙爆，及流星，賽月明
之屬，俄而現出樓閣亭臺之狀，挂下大珠簾，逡巡有
兩人捲起，次第粧出戲劇，虎牢關斬貂蟬，蟠桃會十
二寡婦征西，雪夜訪趙普，伯魚泣杖，楊妃舞翠盤，若
此等總百餘勢，皆如生無異，看至夜半，呈技將畢，最

後發霹靂一聲忽墜一大珠于江躍出五采金龍一條追逐此珠掠于水面而去鱗甲燦然波濤震沸於是成駭其神自有火樹銀花已來無過此麗也

鬼工球

華亭宋維簡先生坤所藏多奇琛異寶其孫孝廉懋澄為兒時嘗見有鬼工球者形類一大胡毳面文質理宛然相似揭開其中重疊如殼相包宮室人物器玩服飾戲具一切人間有形之物纖悉具備位置巧密宛轉自然驗諸史傳皆所未有詳其命名則知西域鬼工之所作也先生物後不知所在

玉陶令

宋維簡先生又藏有白玉陶令像高可徑尺瑩澤無瑕是採菊東籬下詩句柴桑公着葛巾幅衣眉目鬚髮衣摺種種精細通身白玉鏤成惟手中所把之菊葉綠花紅綠如瓜皮紅如血點顏色精彩超于世表亦希代之寶也莫知為何工所製懋澄兒時見之

白玉觥

秀水縣項墨池家林寶器充積不計其數而最奇古者白玉觥是漢代物色勝脂肪光照一室其形如棠三尺有蓋上並刻鬼面旁有環為當肉好停勻滿身絕細以蚕紋為楚人夏崇謙以千金買之而去

兩古玉杯

李都御史古玉杯，有兩仙人作把手，衣摺皆是樹葉繩結，非今所製，其足如砥，滿身文藻，又若雙魚之狀，大可當季雅玉質，雖不甚瑩潔，而古色逼人，細紋碾法精工，是三代間物，價直二千，又一古方玉杯，如盤大，碾法尤精，純是朱綠，侵蝕翡翠，丹砂斑斑，點點，其色美于脂肪，然說是漢器，其值亦不倫矣。二物並徐長君傳玩，命余志焉。

玉魚

武林張觀察振先奉首籍，沒江陵，得三玉魚，一紅色，一黃色，一白色，貯之水盃中，竝能自然浮沈，相序而戲，有魚貫之象焉。後燬于火，亡存，其有宋板書一

船脫帆，塘栖舡遭覆沒，淪于水中，無一紙存者。

玉豬

曾見太原徵君家藏玉豬，長近五六寸，高半指，大滿身毛色，並作煙霧氤氳，鏤法精工，玉質蒼潤，皆絕品也。十五年前，與趙居士宦光同過松院，見之，是日出古玉玩一小箱，不下數十種，未能盡記，如此奇者亦不多得。

玉樓臺

長安有知名老玉工，失其姓字，平生止造奇玩二種，巧奪造化，其一已入大內矣，其一是玉樓臺，提起絲繩，中有樓臺榭閣，數層，東西南北，通為四牕，玲瓏相

望鉤欄網綴繡拱珠簾輝映耀日每間上有仙人美女
杌閑運動行走自然其具如芙蓉室堦闔之則一方
羊脂玉也雕鏤之工窮奇極妙姚江鐘都憲公子出
二千金購得之歸路為盜所劫絕妙尤物遂落僕羅
巢穴中

瑪瑙簪

內家一長瑪瑙簪中有角巾仙人在焉立簪席上而
此仙人旋轉不定後嫌太長命工稍截其足仙人遂
止不動徐卿麟談

梅花琥珀

昔嘗見江南豪貴家藏一琥珀中有半開梅一枝其

疎影橫斜之致如人鏤成

水銀琥珀

有一琥珀照見無數水銀搖蕩其中有聲汨々然斯
則流注于松柏根而相融結者理或然爾

石中龍戲

梁溪周雲來藏一石中有雙龍戲海映日而觀則金
鱗搖漾島紋瀾涌旋轉不定其精妙難以言述矣宋
先輩懋澄見之

石屏風王維詩意

北地李大同農博物嗜古收藏有大理石屏風高可
三丈廣倍之其畫是王維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

樹萬人家一聯詩意煙林如黛宮闕巍然如水墨宋
人墨是曠代之奇玩也徐鄉麟見之

石屏風元人畫幅

李大司馬征播苗獲大理石屏風四扇高三尺五寸
其畫皆元人筆意也一幅黃大癡一幅黃叔明一幅
徐幼文一幅倪雲林層峦叠嶂斷烟殘渚無不各極
其致而皴法點染纖悉畢具蓋石之奇妙世人終莫
得而解矣大司馬以轉贈都御史李公請董學士題
贊鐫入上方

小研山

曾見婺州破瓢道人吳孺子藏一英石小研山長徑

三寸峰峦洞壑畢具目前其色玄叩之聲清越若在
米家石數亦當具體而微道人既老且負四明董秀
才以五金詭得之今不知何在

銀橘杯

曾見元人朱碧山製銀橘杯形宛似洞庭霜樣空
其上為圓口周遭斑紋隱起如芝蔴兩點皴法而把
手橘葉一枝若新摘下蟠屈鈎連森勁蒼古後代銀
工所不能及也杯底略凹有篆文碧山二字是雲間
顧中翰汝和家物太原徵君得之常用以浮坐客

玉獸勝

嘉定陳太學德甫家藏古玉獸勝長三寸濶一寸厚

如指大宛似剛卵，其中有一人形，穿淺紅衣裳，眉目皆具，圓頂赤脚，頗類胡僧狀貌，索價甚高。

獅蠻帶

武宗時，逆瑾用事，南閩楊文莊崇玄孫某舍人，將乞恩于朝，鬻其賜第，得六白金，裝之京。見京城有老人賣璞，遽捐四百金買之，還邸舍，命工剖焉，識是獅蠻玉也。造帶二束，次第並獻于瑾，立出數千金，酌其直，因與奏上乞恩，舍人得授中書事。瑾益恭，瑾益愛幸之。中外欲請謁者，多因舍人。前後復得居間金數萬，陰知瑾逆謀將敗，乞差南還。瑾既伏誅，二帶並籍歸御府矣。

後時身退可 行有智

張騫乘槎

朱碧山製張騫乘槎銀杯，一仙人臥老樹槎枒上，瀉酒入空腹中飲之，精巧非常。

竹蟾蜍

吳中有巧人朱雪松，善取老竹蟠曲根，鞭雕琢為蟾蜍，摩弄如玉，與真者無二。

卷末陸維垣東都先生子也先生漁居布素起然物
外自余 先大父為友請為既精書法尤妙書工篆而
然不以此名皆意學而托耳書也 前輩風枝水葉其他則
大約如金孝章先生之志逸民傳其古節尤傲於今余字
蘇研 有先生斷欲極潔動不支 款款行其記
東都先生諱瑛字季美水人其諱 蘇研
石可及之胸襟多曠不待工書者其新
觀銘一季所珍也銘曰一石之水鼓於
三季對春有記 雲由海并記



